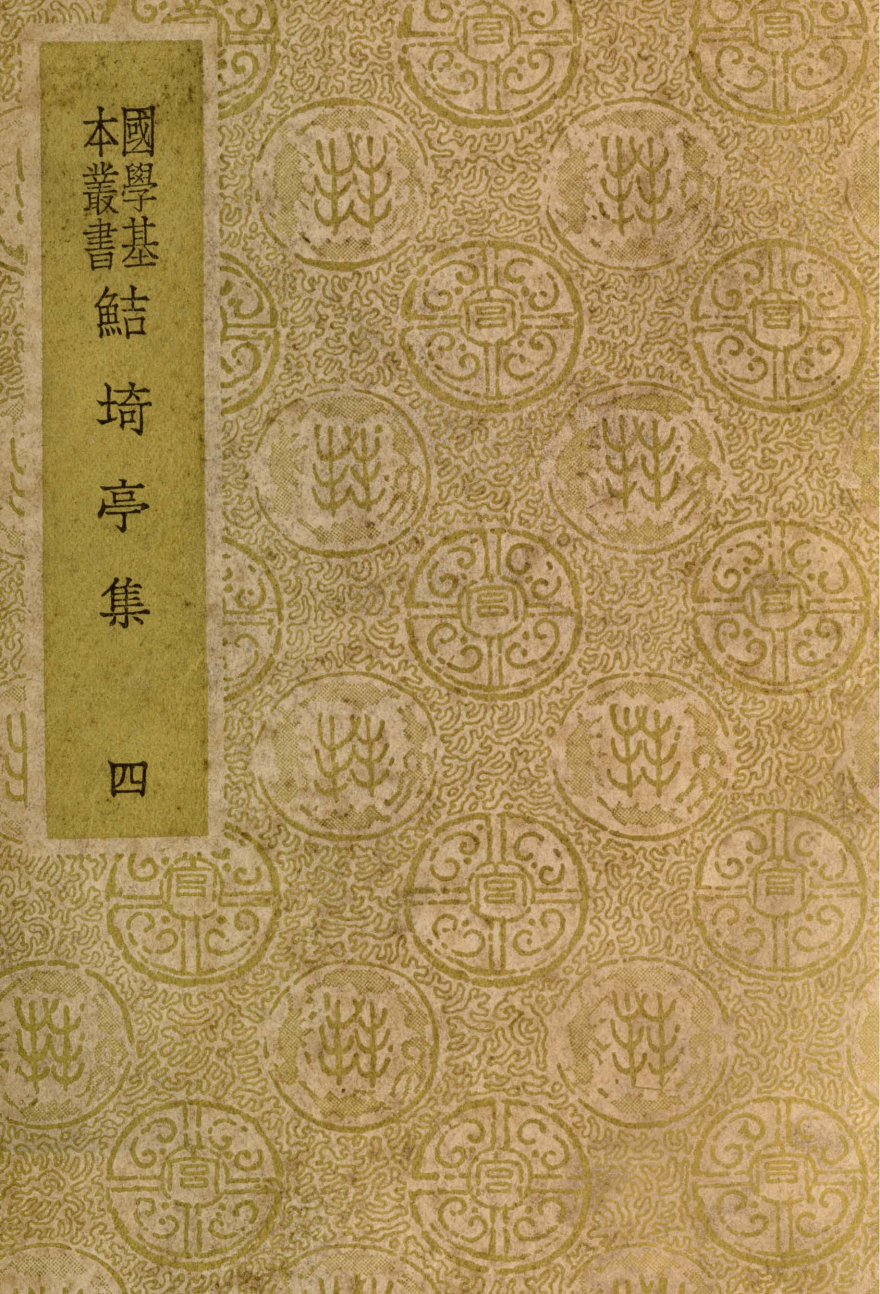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鮎
埼
亭
集
四



~~4526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10B

書叢本基學國

集 亭 埼 鮎

(四)

撰望祖全

行發館書印務



鮪埼亭集外編目錄

卷一

泰陵配天大禮賦 有序

西安學宮石經賦 有序

卷二

九夏賦 有序

聘禮圭璋特達賦

閣道賦 有序

房心爲明堂賦 有序

東井賦

卷三

土圭賦 有序

衢尊賦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追琢其章賦 有序



賦一

賦二

賦三

宵雅肄三賦

觀霧淞賦

半夏賦 有序

曼陀羅賦

卷四

明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神道碑銘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尙書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卷五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明錢八將軍墓表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卷六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楊職方瑩域志

明晦谿汪參軍墓碣

明施公墓碣銘

明婁秀才窆石志

薛高士塚闕文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陸佛民先生志

陸披雲先生阡表

宗徵君墓幢銘

范處士墳版文

葉處士志

周徵君墓幢銘 蔣增

耕巖沈先生續志

卷七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馮丈南耕墓碣

張丈韞山墓表銘

柴丈漁山墓表銘

墨雪董丈墓志銘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范培園墓志銘

葉徵士桐君哀詞

汪孝子墓志銘

龔丈省齋壙志銘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朱孺人李氏志

卷八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先公墓石蓋文

先府君石槨銘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張孺人神誥

殤兄壙銘

殤女埋銘

碑銘五

先真志府君墓石蓋文

卷九

明禮部尙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卷十

華氏忠烈合狀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屠董二君子合狀

王評事狀

卷十一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事略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行狀一

行狀二

行狀三

錢塾菴徵君述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先太孺人行述

卷十二

吳職方傳

徐都御史傳

推官溫公傳

胡吉雲傳

蔣增

夏萬亨傳

石隴傳

周之藩傳

宋菊齋傳

陸雪樵傳

陳仙傳

李梅岑小傳

沈隱傳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全修齋府君傳

錢塘龔隱君生傳

蕭山毛檢討別傳

卷十三

羊府君廟碑銘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裴府君廟碑銘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射龍將軍廟碑

竹洲晏尙書廟碑

大金夫人廟碑銘

卷十四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謝高士祠堂碑

聞尙書祠碑

旌忠祠碑

王節愍公祠堂碑

尙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卷十五

萬金湖銘

小江湖梅梁銘

大寶泉銘

吳丞相水則碑陰

桓谿舊宅碑文

先侍郎笏銘

第九洞天私印銘

諸葛氏義門銘

卷十六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長春書院記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城南書院記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石坡書院記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翁洲書院記

甬東靜清書院記

澤山書院記

橫谿南山書院記

城北鏡川書院記

槎湖書院記

甬上證人書院記

卷十七

天一閣藏書記

二老閣藏書記

藁書樓記

小山堂藏書記

雙韭山房藏書記

天一閣碑目記

鈔永樂大典記

春明行篋當書記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卷十八

東四明地脈記

小江湖強堰記

高尚澤釣臺記

紫清觀蓮花塘記

董孝子墓柱記

眞隱觀洞天古蹟記

重修三江亭記

重修衆樂亭記

是亦樓記

嬾堂記

水雲亭記

胡梅礪藏書窖記

九靈先生山房記

海巢記

方國珍府第記

卷十九

宋文憲公畫像記

方文正公畫像記

薛文清公畫像記

羅文毅公畫像記

唐陳拾遺畫像記

宋王尚書畫像記

馬端肅公畫像記

陸康僖公畫像記

楊忠愍公畫像記

石田先生畫像記

徐文長畫像記

豐學士畫像記

沈文恭公畫像記

張督師畫像記

義武將軍戴少峯畫像記

卷二十

梅花嶺記

記五

張相國寓生居記

囊雲先生雲樹記

枝隱軒記

余生生借鑑樓記

方子留湖樓記

不波航記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紫藤軒記

平山堂記

小有天園記

西湖張氏祖墓記

曠亭記

卷二十一

鵲巢磯記

桓溪全氏義田記

寶積菴記

響巖先塋地脈記

權籬記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崇讓里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桃花隄記

先侍御畫馬記

卷二十二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宋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祭甲甲三忠記

題蓮花莊圖記

笠山圖記

冬心居士寫鏡記

遊華不注記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廣陵相公傷逝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浙兩大獄記 蔣增

卷二十三

周易義序

甘棠正義序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曹放齋詩說序

荆公周禮新義題詞

史衛王周禮講義序 蔣增

禮記輯注序

春秋輯傳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陳用之論語解序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重和五經字樣版本題詞

石經攷異序

增修復古編題詞

卷二十四

公是先生文鈔序

唐說齋文鈔序

鄧峯真隱漫錄題詞

廣平先生類藁序

二袁先生文鈔引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滎陽外史題詞

呂語集粹序

穉山先生殘集序

吳少保文藁序

鮪埼亭集 外編目錄

四明文獻錄題詞

四明雅選題詞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錢忠介公年譜引

楊氏葬錄序

卷二十五

錢忠介公全集序

張尙書集序

周先生囊雲集序

觀日堂詩集序

董戶部擘蘭集題詞

馮侍郎遺書序

陸大行環堵集序

朋鶴草堂集序

雪交亭集序

春酒堂文集序

杲堂詩文續鈔序

碧樵先生集序

耕石老人詩集序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讀史通表序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歷代人物親表錄序

困學紀聞三箋序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帖經小課題詞

句餘土音序

重修桓谿全氏宗譜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公車徵士錄題詞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卷二十六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王右丞詩箋序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宋詩紀事序

湯侍郎集序

楊企山文集序

受宜堂集序

春鳧集序

祝豫堂詩集序

迎鑾新曲題詞

梁太公紀恩詩序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送沈荻林之蔚州引

卷二十七

子夏易傳跋尾

跋楊誠齋易傳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跋沈守約易小傳

周易總義跋

周易象旨決錄跋

題涂氏易疑擬題

跋黃漳浦易解

跋倪文正公兒易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題仲氏易

跋夏柯山尙書解

讀吳草廬書纂言

題禹貢錐旨後

題古文尙書疏證

跋范逸齋詩補傳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書周禮集說後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儀禮戴記附注跋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跋黃梨洲孟子解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跋古本大學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石渠意見跋

跋養心亭經說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卷二十八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讀齊悼惠王傳

讀王陵傳

讀魏其侯傳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讀魏相傳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蔣增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讀魏志王凌傳

讀魏志曹爽傳

讀魏志鄧艾傳

書諸葛氏家譜後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書宋史夏竦傳後

再書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跋宋史史浩傳後

跋宋史趙雄列傳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跋岳珂傳

跋宋史陳謙列傳

跋宋史鄭丙列傳

跋宋史袁詔列傳

讀明高皇帝紀

跋明史楊守陞傳後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讀明史張春傳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

卷二十九

跋庚申外史

書翦勝遺聞後

跋甲乙倭變錄

讀全黔紀略

國史唯疑跋

跋勺中志略

題東江事跡

題雪廬焚餘

遵編題詞

鮑琦亭集 外編目錄

題跋三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蹟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跋綏寇紀略

跋彭仲謀流寇志

題戾園疑跡一

題戾園疑跡二

題戾園疑跡三

題蝗蝻錄

題南都雜志

題江變紀略

再跋

三跋

跋梨洲先生行朝錄

再書行朝錄

題所知錄

題也是錄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讀使臣碧血錄

幸存錄跋

續幸存錄跋

汰存錄跋

跋三垣筆記後

題宦夢錄

題高中丞存漢錄

題朶顏三衛宗支

題潭西草堂憶記

再題

題天南逸史

題嶺表紀年

再題嶺表紀年

題庚申桂林百官簿

粵中版授官簿跋 蔣增

題海上遂志錄

題桑郭餘鈐

題視師紀略

卷三十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題馮鄴仙尙書行狀後

蔡忠襄公傳後論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跋始寧倪尙書墓銘後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題徐俟齋傳後

題馬士英傳

題史閣部傳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讀陸太僕年譜

再讀陸太僕年譜

三讀陸太僕年譜

題徐狷石傳後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卷三十一

讀荀子

跋賈太傅新書

書韓文公集後

讀石徂徠集

題雁湖注荆公詩

跋宋宗忠簡公集

跋木筆雜鈔後

題真西山集

東發先生史藁跋

跋史方叔朴語

題史秦州友林集

跋遣山集

重定中州集序目

讀歸潛志

題許文正公集後

跋危學士雲林集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書何大復集後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書明詩綜後

書甬上耆舊詩後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跋張茂滋餘生錄

跋鄭淇若嶠雅後

浩氣吟跋

跋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跋吳穉山歲寒集

書明夷待訪錄後

題歸恆軒萬古愁曲子

題南隄詩

題王解州集

湘帆堂集跋尾

題陶丈紫笥集

卷三十三

柳氏水經校本跋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再跋何氏水經

三跋何氏水經

沈氏水經校本跋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水經濟水篇跋

水經潁水篇跋

水經泄水篇跋

水經江水篇跋

水經漓水篇跋

水經涑水篇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題讀史方輿紀要

卷三十三

題哀江南賦後

題蘇若蘭迴文詩

題跋七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跋韓致光閩中詩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書程尙書子糾辨後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唱和詩

題蒲壽窳詩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跋豐考功札

題石齋先生遺詩

跋王節愍公手蹟

錢忠介公墨蹟跋

錢尙書牧齋手蹟跋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無名氏手蹟跋

馮徵遠手蹟跋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卷三十四

跋六經奧論

題豐氏五經世學

書朱子綱目後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跋汪彥伯封事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跋月泉吟社後

心史題詞

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題閒中今古錄

又題閒中今古錄

跋陳半湖聞見錄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跋柳先生年譜

再跋柳先生年譜

題范文正公年譜

書郝氏族譜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跋田表聖墓志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跋王檢正庭秀傳

跋豐吏部宅之傳

跋袁處州行狀

跋袁尙寶行狀

跋陳祭酒行狀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又書江陵行狀後

跋明王晉溪尙書傳

跋衛元嵩元包後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題蟬津集

書道德真經三解後

讀道德指歸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書程雲莊語錄後

再題雲莊語錄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卷三十五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跋响樓碑

跋壇山石刻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跋魏受命表

跋北齊乾明碑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題跋九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跋唐大使府墓磚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題王半山鄞女志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跋柳州羅池廟碑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跋禮記石經月令

跋孟蜀廣政石經

跋宋嘉祐石經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跋舊槧三蘇文集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延祐四明志跋

再跋延祐四明志

至正四明續志跋

成化四明志跋

跋寧波簡要志

它山水利備覽跋

卷三十六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四國強弱論

秦穆公論

楚莊王論

叔仲惠伯論

論華元刼盟事

孔子正名論

萇弘論

亡吳論

越句踐論

信陵君論

卷三十七

諸葛孔明入蜀論

司馬孚王導論

陶侃論

謝安論

袁憲論

韓柳交情論

李習之論

杜牧之論

唐天祐紀年論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晉開運用兵論

周世宗論

宋澶淵親征論

曲端論

劉錡論

論謝上蔡應城事

明毅宗南遷論

卷三十八

漢經師論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周程學統論

律呂空積忽微論

水旱變置社稷論

宅經葬經先後論

門生論

破惑論 蔣增

卷三十九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配享議下

前漢經師從祀議

唐經師從祀議

尊經閣祀典議

章文懿公從祀議

祀先蠶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右科取士規制議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請攷正承重服制議

重修蛟蜃二池議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重浚古小溪港議

改高橋張俊廟議

卷四十

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古車乘攷

歷代封爵攷

彭城五諸侯攷蔣增

祁連山攷

燕雲失地攷

揚子雲生卒攷

陶淵明世系攷

河東柳氏遷吳攷

通鑑分修諸子攷

阿育王寺十二題攷

續甬上賜府攷

董徵君墓攷 蔣增

卷四十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奉望溪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答施瞻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答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號封國書 蔣增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答萬九沙先生辨尙書象恭滔天帖子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答史雪汀論孔門人弟子帖子

卷四十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柬沈東甫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柬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子

簡帖二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移明史館帖子一

移明史館帖子二

移明史館帖子三

移明史館帖子四

移明史館帖子五

移明史館帖子六

移廣東志局論修督不當立傳帖

卷四十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再奉觀察孫公帖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蔣增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奉答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跡書

與紹守杜君札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卷四十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蔣增

與鄭南溪論明儒學案事目 十一條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卷四十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斯浚水帖子東東潛

簡帖五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澧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嶓冢山帖子東東潛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藁書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藁書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卷四十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蔣增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霖圃

蔣增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答陳南阜論太守稱明府帖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蔣增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答姚薏田書

與趙谷林兄弟書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與友人絕交書

卷四十七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 八條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六條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六條

答臨川先生雜問 五條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六條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四條 蔣增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十五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八條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七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十條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六條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三條 蔣增

卷四十八

武王不黜殷辨 以下十八首 蔣增

雜問目

雜著一

江源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辨南史陸法和傳

辨鄧江先生墓志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辨李國禎事

原緯

原命

原社

釋輿

釋竈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左氏諡說

文說二首

禁原蠶說

說蘋婆果

卷四十九

記項燕事補注六國年表後以下二十二首 蔣增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記王荊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記先少師事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塘江事

記王之明事

記馬士英南奔事

記許都事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記方翼明事

記石齋先生批錢塾菴詩

浙西分地錄

浙東分地錄

百粵分地錄

鄞西湖十洲志

甬上寓公偶志

招寶山鐵符志

志懸磁葑廟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吳綾志

車螯志

大算袋魚志

卷五十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李甘谷五十序

錢芍庭七十序

董鈍軒六十序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祭蒼水張公文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 代錢濬恭作

合祭錢張二公文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祭楊元徽明府文

剡原二哀有序

哀石將軍廟古樹詞有序

五嶽遊人哀詞同陳南阜李甘谷

葢山講堂策問

端溪講堂策問一

端溪講堂策問二

端溪講堂條約四條

全謝山先生鮎埼亭集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鈍手鈔於那地州判官署。少鈍既歿。同門蔣樽菴重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間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爲主。序次則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於目錄之下。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爲附錄一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爲一書。鮑氏業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粗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先生他所撰著。七校水經注。就簡端行際。細書夾注。叢殘錯雜。理董爲難。宋儒學案。以補梨洲之遺。梨洲後人華陔大令。復爲纂輯。僅有手藁。續甬上耆舊詩。國朝甬上耆舊詩。皆未竟之緒。譌脫亦多。四明族望表。篇褻寥寥。不能單行。公車徵士錄。最先刻。

漢書地理志稽疑。朱滄湄比部刻於鄞縣。經史問答十卷。杭州萬氏雕版。今歸餘姚史氏。文集三十八卷。史氏据杭堇浦侍御家舊本寫樣。或云卽先生求序於侍御。祕而不出者。然與年譜所言文集五十卷之數不符。疑未能明也。原書中有蠹蝕。史刻悉仍其舊。第二十八卷脫去李元仲別傳。亦未校補。此外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二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劂。俾傳奕禩。所望於四方同志之士矣。

題詞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彙付純藏弄。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筥。純泣拜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粘連補綴。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塗乙。思更謄寫。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邨邱氏之松聲柏影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歷錄。作輟無定。雖船唇驢背。無弗挾與偕行。而竟未能藏事。今丙申春。判那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字四千。四閱月而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讎正。而後世世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桓譚侯芭者。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注。必別擇審慎。寧割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貴。是以六一居士集。纔數十卷。而今竟國全部。纍然巨觀。曾南豐類藁。至一二質實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枌榆掌故。舊史所關。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水。可聽其去留者。蓋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二。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從遊。多所問答。遂合編爲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倡真率社。拈鄉里宋元故跡。及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爲題。得詩三百餘篇。而從前攷索之作。皆爲複見。此所以不列於正集也。然簡帖所及。或不盡此一事。傳記志銘。體例既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此。故是集雖已略有刪節。爲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當翻正集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之。或題義同。而紀載議論有異。或文

筆可獨存。則仍存之。蓋淘汰以歸粹精。予既非其人。則與其芟薙竄削。使蕩爲飄風。湮爲野蔓。無寧仍存細篋。藏之名山。以俟後之虞山。之於震川而已矣。嗟乎。先生著述。不下三十餘種。今存者。惟詩文正集。集外一百十五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然皆排定目錄。鈔十分之八而未畢。若宋儒學案。序目雖定。全未發鈔。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粘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耆舊詩及學案。存盧教諭鎬。亦未修舉。其餘若詞科撫言。漢書地里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全。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世表。親表。竟無片紙隻字。或疑原未有作。顧茗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爲得就修正之始。蓋傳書之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纂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卽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簡帖。可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晷念同儕。山陽之笛。思舊之吟。無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歿。二十有二年矣。穿中片石。卒無應者。而遺書之飄蕩。岌岌有不可知之勢。至使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間。卒以案牘餘勞。完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籍手以報先生於地下。其不在斯乎。夫亦重可慨也矣。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秋七月受業董秉純書於粵西那地州官署。

鮪埼亭集外編卷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一

秦陵配天大禮賦 有序

臣祖望承乏翰林。竊念漢唐宋以來。凡有大禮。則其臣若揚雄、杜甫、范鎮之徒。皆有纂述。其文麟炳炳。爲百世稱。今臣幸逢皇上重熙之盛。得預世宗憲皇帝配天大禮。雖文字孳劣。無能爲前人役。而朝廷盛事。遠邁前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以志皇上世德之隆於萬一。其詞曰。

皇帝御極之二年。秉首出之元運。衍繼照之重光。丹券絢五期之牒。紫垣生八會之芒。溯本天本祖之精。於合漠備享帝享親之制。於百王卽一氣之流注。成殊禮之堂皇。曲臺峻極。郊祀嚴莊。繫凝承之有寄。於大烈乎不揚。節值純陽。月當旣望。實沈次華。日之躔。大火離初昏之象。朱天鼓其嘯。舒凱風司夫長養。赤后之炎。井東閩文祖之明堂。南向。亢龍見而舉大雩。新麥登而陳時饗。寒食之餽已終。含桃之薦欲上。駢祭服於春蠶。合飲酌於重釀。撫嘉會而秩序爲昭。聽夏聲而感孚莫尙。時則方奠橋山之弓劍。藏寢室之衣冠。吉主作於旣練。而後新廟矚於禘祀。以還。修易檐改塗之工於匠氏。播昊天執競之詩於樂官。新故以序。昭穆以班。皇帝永懷梓材丹雘之勿替。敬惟陟降左右之必虔。宗子則聿思主鬯之寄。嚴父則熟聞教孝之編。矧我國家之郊祀也。志天命於巨人之降。原祖功於豐水之垣。大一統於會朝之變。伐成久道。

於百年之貞觀。惟蒿宮之世。應夫天德。斯陶匏之同食。於天關。彼四配原有待而成。五知五座之繼進。而靡偏。殷薦之聲。初出地。右享之命。乃自天。而特自需南。至則其期尙遠。取北郊則其序罔先。期久曠而不合。序或越而未安。用諏六甲之吉日。特舉肆祀於崇筵。日夫受命於祖廟。以莅事。卜龜於禰廟。以選賢。泮宮之交。有可證。上辛之期。未盡沿。今則都宮之祔。甫逾月。世室之祀。方乍遷。斯固揆之古而不謬。質之義而當然。皇帝於是御太極之邃殿。涖皇邸之深帷。進雞人而問夜。呼銅史以按時。七萃肅以成旅。萬燎合而成圍。辨三商而迓夫曙色。當四月而永夫春暉。園丘迢遞。都亭逶迤。赤旗赤駟。朱路朱衣。翁赫芻霍。震疊迂迴。嚴鼓之聲。方動。景鐘之響。如飛。停雲蓋而戾止。肅版奏以陳詞。惟時閣道平。附路闕。肅勾陳。迎太乙。天門蕩蕩。星光歷歷。卿雲護之。森熊熊。薰風繞之。清瑟瑟。旄胡拱北兮。林林土緯。司南兮。兀兀亘青城兮。紫宮經黃道兮。絳闕慶陰陰兮。靈之來。般僮從兮。神之入。其前則天帝之八螭。春容。其後則列祖之六龍。超忽依稀。度析津而降精。俯鼎湖而踐室。皇帝乃出大次。擗大圭。先奉禮。導司儀。自中嚴而外辦。乃豐盛而潔齋。組蒼壁。其比德。奠青帛。其如蒸。燔桂燎兮。取蕭脂。啓犧尊兮。斟虎彝。迎牲則帝牛稷牛。繼至進器而獸血。獻腥交馳。奏十平之大樂。追九夏之歌詩。莖英疊奏。干羽紛披。圓鐘之均。六變而帝格。黃鐘之管。九變而鬼釐。鏘璇珩以拾級。澹容與以徂基。削祕祝於巫史。會明德於淵微。以昭十三載。燕天之鴻業。以邀億萬年。綏壽之純禧。斟酌於配郊。配禘之典。則會通於郊祀。宗祀之時。宜榮光集於長白之釐。淑氣朗於鴨綠之湄。北戍之山川。肅穆。西山之草木。葳蕤。試觀於良辰之蔚蔚。能無歎盛事之巍巍。且夫配天之議。詎易擬與。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禋祀之有配。蓋胙饗之所恃。擬天帝以嘉賓。

責主道於丕子。而後據昭事之誠。降菲祿之祉。然而合食於於穆之神。必求其不顯之似。量或虧兮德有慚。功弗隆兮誠難跂。苟其強有所推。終難引之使邇。恭惟世宗憲皇帝。本上聖之姿。以建極。應下武之運。以受圖。體天行健。而默然弗逮。與天合德。而退乎不居。不冒之量。如溟海。厚載之德。如坤輿。一陽一雨。而必思其休咎。或威或福。而必驗其慘舒。敷文教。則經藉同光於天漢。振武功。則戎蠻懼服於天弧。陶鈞符乎台鼎。運旋合乎帝車。夫是以二曜合璧。而呈瑞。五星聯珠。而獻符。四野徵丹鳳。白麟之蹟。是處拾靈芝。瑞麥之莩。猶且盱食宵衣之乾惕。上法夫陽變陰化之元樞。不見夫宮車之晚出。羣恫夫天柱之莫扶。則夫青邱之大享。早懸左席以相需。皇帝凝大命於丕顯。不承。遵舊章於或張或弛。基命於宥密。而不敢康。單心以緝熙。而安所止。卽法祖以憲天。蓋垂裳而成理。則夫大禮之成也。豈徒以夸隆儀。循故時。祀求豐。禮求侈。實則念監觀之明威。求昭格之微旨。父事天而母事地。寧有外於仁率祖。而義率禰。載稽禮志。分配之制。原於古。並配之文。見於唐漢之初。幾廢配而不舉。宋之初。則迭配而難詳。彼其典章之棼謬。皆由儒說之誕荒。大帝蒼帝之同異。祀饗祀稷之低昂。以昊天爲自出之祖。以太微司帝籍之倉。五神配以穆考。五官佑以寧王。或降坐紫壇之側。或對祠汶水之旁。或大廟別室之接日而頻致。或宮觀符籙之同日而紛張。又其甚者。若嘉靖之特舉。推輿獻以狝狝。以致議禮者之喋喋。法古者之茫茫。蓋其功德不臻於美盛。斯其措施未免於周章。惟合宮旣罷。享於秋季。則大報宜允升於一堂。而要未有如我國家之一本五葉。繼美增芳。超帝王之升降。而克世其德。際貞元之終始。而長發其祥。天神歆接。國祚遐昌。至若禮文具舉。經術是襄。有典有則。不愆不忘。允追蹤於姚姒。而接武於炎黃。於是昭事利成。自天申篤。崇基非因。

景命有僕。通酬酢於升中。本体和爲戩穀。欽帝謂之昭明。彰聖神之赫濯。旣滂洋而汪濊。亦駢隱而優渥。卽皇極之用敷。滋天休而尤擴。昭五運之靈長。羅五雲之紛馥。一人荷告。孝告慈之休。四海推文。子文孫之福。德廣九圍。恩覃百族。肆眚賓賢。議蠲賜復。媿春風之芳信兮。二十四沛。洞天之神膏兮。三十六觀禮者。拜手於神庥。沐德者。輸誠於廣育。皇帝則已洗心清虛。遊神冥漠。謂文王之旣饗。凜儀型而已足。溯於昭之在上。長翹首而遐矚。乃更爲之頌曰。峨峨天帝。運五辰兮。降爲上聖。乃作之君兮。太皞五帝。如垣野各分兮。元會之盛。萃我皇朝兮。承承繼繼。五德遞高兮。先天後天。功烈峇嶢兮。不見闔丘。列坐五兮。依稀端門。星精可數兮。天帝顧之。欣其不吐兮。誕降嗣皇。綿世紀兮。心法治法。升中壘壘兮。重以祖宗。左右之曰以兮。繼今以往。宗祀燦燦兮。億萬斯年。前輝後光兮。斯民之慶樂且康兮。

西安學宮石經賦 有序

諸經刊石。漢本流傳。不過數紙。幾如赤文綠字矣。魏本早亡。晉本拓跋本原。屬人間所無。自唐以後。如蜀本。如汴本。如杭本。予皆得見之。然皆殘斷。弗能完善也。唐之陝本。亦不盡皆故物。顧予所見者。爲嘉靖以前本。較近日稍可貴焉。因極道其原委而爲之賦。

尋有唐之石墨兮。得開成之舊經。急束帶而捧觀兮。穆然肅拜於南榮。笑予生之蹇足兮。未得浮渭而次。涇。僅遇之紙上兮。恍神遊於陝學之庭。溯聖經之傳於先漢兮。諸師狎主夫齊盟。蝌文出於魯宅兮。漆書傳於杜生。紛流傳困於口授兮。將折衷其安憑。京房署及門於焦贛兮。或竊笑其無所承。趙賓之師孟喜兮。求切者而莫應。降而未流之更下兮。半出於蘭臺。令史之減與增。將同文其何日兮。徒郢書燕說之爭。

鳴乃中郎之奮起兮。羌得請於熹平。聚碩儒而讐校兮。楊盧張馬之齊升。本大小翻之遺法兮。成今古體之雜形。當時固六經之並舉兮。其後胡三百篇之未曾。意者見光之被逐兮。或一簣之未成。我聞橋門之初樹兮。諸生雷響以觀型。馬蹴踏而填陌兮。車狎獵以駐旌。下以規鴻都門。倖進之技兮。上以慰白虎觀。諸儒之靈。其中蓋十四博士之說具在兮。同異可據。觚而細聽。按熹平石經。兼載諸儒之說於下。惟不列學官者不預耳。故予嘗謂石經亡而漢儒之學與俱亡。詳見答石經問目。何轉盼而失鹿兮。遭郿侯之縱兵。漢社亦既屋兮。國寶幾羸於甄井之瓶。彼金人之淚如雨兮。曷禁是經之摧零。暨當塗之遷鼎兮。乃撫拾於灰炭之所羸。邯鄲爲補其未備兮。振墜緒而復燦。不特風雅頌之大書兮。并淹中之本亦觥觥。據七略。熹平一字石經。五種之外。有魯詩毛詩各六卷。儀禮九卷。又有康成尙書八卷。春秋左氏經文一卷。隋志遂誤以中郎所書有七經。予攷魚豢魏略。知爲邯鄲淳所補書。石經有六經五經之別者。蓋後漢以六經合論語爲七經。見張純傳注。中郎所云六經。係易、尙書、詩、春秋、禮、論語。其後石經有論語而無詩。故予斷以光和之逐。殆未及卒業而止。不然。則未聞以論語列五經也。嘆太和之誕妄兮。附驥尾以蒼蠅。列典論於其次兮。謂足欺夫蚩蚩之氓。適招夫火浣布之恥兮。忽如夢之得醒。彼邯鄲之書學兮。中郎尙見而魂驚。別傳夫手書之古文兮。寒芒伏而未呈。暨政始之中葉兮。復兼三體而並營。聚以中散諸公之摹勒兮。乃猶蒙夫子禮之名。豈知其漸遠而失真兮。曷不攷書勢於衛恆。盤洲謂邯鄲淳在魏初已盡。不逮政始之時。衛恆書勢可攷。據晉書趙至傳。則嵇康等所書。未幾而典午之車書來同兮。裴顧思鼓其休明。雖講堂之既築兮。實則未罄所施行。彼清談之波蕩兮。誰則實學之增屹。歷六朝而至拓跋兮。崔浩染翰於平城。導諛者謂實過於古注兮。取鄴都之文石如鯨鏹。雖已

立之郊壇之左兮。卒同燼於國史之濫刑。豈成事之綦難兮。抑歷劫之易嬰。徒令人撫經苑而三歎兮。諒昔儒之有同情。我聞漢魏二刻之傳兮。與球璧而同矜。拓跋之主爲再至兮。石虎尙遣博士以鈔膽。胡然而有常馮之惡吏兮。視若弁髦之輕。浮圖取以資精舍兮。棄餘僵臥於榛荆。曾不若洛陽伽藍之足尙兮。貝書瀰漫於山嶼。歷觀西行南行東行之喪失兮。矧又偕大河之岸石以俱崩。宇文以之充礮兮。普六茹供柱礎而登登。入水或隨蛟龍以逝兮。發牆不聞絲竹之聲。嗟此厄亦非小兮。又何殊咸陽之焚坑。逮唐初之羅網兮。鄭公所得如晨星。藏之天府三館之籍兮。課之國子三歲之程。彼完書旣不可見兮。拾斷簡如片瓊。奈唐人之務詞章兮。聞經術而不興。乃數傳而有篆學兮。實仙李之陽冰。欲書九經而勒明堂兮。又敗之以天寶。戈甲之紛乘。雖驚乳而未出兮。要其力足借籀斯以同征。吾觀復之所以贈韓子兮。知其父書之未盡。晦冥陽冰子復之。以蝌文孝經贈韓退之。載昌黎集。今胡一紙之不傳兮。長懷古而怛怛。忽敦煌司業之崛起兮。通六書而研精。呼顏子以正文字兮。書太學之兩廳。蔚爲壁上之偉觀兮。異彼圖畫之丹青。讀書不如寫書兮。斯言洵學者之金衡。伊先河之有祭兮。是實開成之句萌也。於時鄭相國之好文兮。輔以高祭酒之在曩。周學士之流司校勘兮。唐待詔尤諳其戶扃。更愛夫司業之有後兮。家本完善而可仍。洵儒林之胃裔兮。不愧國子之簪纓。遂徧十二經而書丹兮。皇哉焜耀於陝京。大廓夫十八章石臺之業兮。承先烈而恢宏。本歐虞之書法兮。慎點畫而冰兢。惟史臣之有貶詞兮。謂師法多所變。更顧蕪累雖未免兮。猶遠出於後世之墨卿。矧後此麻沙坊本之遺誤兮。尙藉此以釐清。彼儀禮之脫文兮。將舍是其何徵。詎不遠勝於大航頭之簡兮。宜其見許於深寧。獨月令用林甫之著兮。是則荒謬而雜凌。夫何而龐

黃之繼作兮。碣山之孽轟轟。遭韓建之毀棄兮。幾幾乎熹平政始之覆車可懲。何下吏之有尹氏兮。鴉鳥之林而來驚翎。託詭詞以誘頑夫兮。扶神物於將傾。吾觀春秋儀禮之避梁諱兮。定汴人之所庶。但斯事之攸寄兮。豈康劉諸帥之所能殆。卽尹氏之苦心兮。轉惜其遺集之無稱。入宋而遇向韓之二厄兮。至元祐而保護始逾於楚珩。歷以金元之修立兮。總未罹暴客之笞榜。獨惜夫明中葉之又當厄兮。諸儒綴拾之逕廷。卽中丞補夫孟子兮。未敢齊年於舊碑之評。彼魚宗會其何人兮。亦長邀著錄之榮。嘆是碑之福命兮。經八百載而崢嶸。蓬萊幾清淺兮。尙屹立如列屏。面華山之磊磊兮。聽汧水之泠泠。含元之黍離離兮。乃貞珉之稜稜。繼此則有成都之刻兮。昭裔以一人而獨膺。其字畫之清謹兮。亦非俗書之敢爭。況避唐諱於易代之餘兮。見規矩之未替於高曾。說者謂三宗之德入人深兮。感悍帥而守貞。吾則美沙陀紹唐之助兮。臣節猶貽於諸甥。田席爲之卒業兮。實比珍於百朋。嗟合州之賓館兮。安得貯藏於千齡。悵文淵閣本之殘斷兮。安得盡豁吾之雙睛。方汴都之初隆兮。亦嘗合篆楷以昭晦。盲將以追說文之古學兮。發玉箸之新英。緬雙行之遺蹟兮。同積山之可盈。南仲出身之賜勅兮。其未遠兮。胡戎馬之雜沓於蒿芴。遂使深明之好事兮。寶一種而題楹。況經歷刼而到今兮。雖一紙其可馨也。若光堯之手蹟兮。半雜以憲聖之華菁。惟御書其固可寶兮。况彤管亦助其琮琤。輝映於溫公磨崖之蹟兮。又掃除夫秦相之跋之可惜。幸未遭楊髡之屠薙兮。天挺夫申屠之錚錚。不見夫蘭亭之龍穴兮。痛鬼戰於攢陵。迄今猶覆之以簷廡兮。復整之以盞瓴。庶幾匹休於唐碣兮。吾欲合尹申以爲銘。嗟舊經之蹟不一兮。永睠懷而勿勝。固世事之靡常兮。或亦天運之所丁。彼漢隋史官之謬誤兮。或展轉而合并。撫盤洲殘字之編兮。猶古意之晶瑩。

悵昭德之書未見兮。少城之石誰拾。四十六枚其可遇兮。三百二科之安聆。乃令豐氏之牘本兮。徒貽笑於荒倉。方今值重離之繼照兮。文教敷於八紘。家有石渠之冊兮。戶窺東壁之閣。陋三爻之妄啗兮。棄五際之拘縈。獨麟集梁騶之苑兮。五鳳翔軒窗之櫺。野田獲蝌文之石兮。空山抽書帶之莖。方圖通而書流兮。與虹蔚而霞蒸。遂令遺經之光氣兮。偕日月以同橫。聊述舊聞而載筆兮。長剔蠹以捐螢。

鮪埼亭集外編卷二

賦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九夏賦限韻盛德形容分樂而序 有序

九夏之說。杜子春秋。韋昭。俱屬附會。惟康成以爲樂亡。而詩逸者最是。至陳暘。鄭樵之說。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釋之。尙疑有錯簡焉。蓋四夏主祭祀。王夏之下。卽當接以夫人祭之齊夏。而後及肆夏。昭夏。四夏主燕享。當先以族人侍之。族夏而後。及納夏。章夏。遂終之以械夏。而以諸公之驚夏附之。據儀禮。則王夏而下。亦未嘗專主祭祀。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至燕享。則必無居族夏之先者。稍釐定之。而秩然矣。是則先儒所未及也。詞科同年治所業。以是題問。因及之。

原夫樂事所關。鐘師最盛。居八音之最先。於特懸而釐正。播古調以爲章。諧元音而依永。溯瞽宗之職掌。羣雅合而成編。問詩什之集成。大歌誰其克並。乃有夏聲之喬皇。擬之九紀之比應。事各分乎其目。門戶罔差。用必按乎其宜。等威以定。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六律審辰而分直。豫順則天地同和。條理則始終合德。一趨一步。春容昭元氣之流。或陰或陽。陶冶藉中聲之力。堂上賡其文明。階下資其攷擊。每一奏而三章發。長言以永釋。體則本乎頌。以爲庸。音則兼夫雅。而有則。固非寥寥斷簡。徒以寓其閒情。落落短章。聊爾鳴其自得者也。類物旣不一而足。分曹必用九以成。彼夫天子穆穆。四昭庚庚。出則取震之迅。入則

擬良之貞。右五鐘之和。黃鐘者以動告靜。而靜皆協。左五鐘之和。蕤賓者以靜告動。而動不爭。太師既規周而矩折。少師亦玉色而金聲。蓋表王度。故首隆其禮。在祀事尤莫與之京。初禩畢。亞禩興。坤儀協德。瓊瓊通靈。雍雍肅肅之風。觀刑已久。僮僮祁祁之響。鳴佩可聽。斯惟至德。齊於我后。所以和聲達於無形。至若既朝服而莅事。期陟降之可憑。迎靈保以惠然。張次而待。告工祝於既醉。廢徹以行。孝孫膺夫壽考。神聽喜其和平。若乃嚴在滌於三月。虔備物於六牲。司十割羞。將明昭其肥腍。封人歌舞。用敬致其凝承。所以既灌之後必恪。大祭之體全悉。爾其合上治旁。治下治以展九族之愛。卽統天揖時。揖土揖以御百國之同。當夫明德懋親之畢集。能無嘉肴肥羜以相從。睠天顯而戚戚。敍燕私以融融。葛纍之底本根。禮則溯源於祖。行葦之坊踐履。樂則同人於宗。而或際晝接之康侯。蕃庶之馬用錫。咏西來之嘉客。萋苴之旅有容。報最既嘉其謹。助祭益致其恭。茹挹之心所注。懷柔之量斯洪。迨夫廓殊禮。報豐功。釐一秬鬯。賜十彤弓。宿則文王武王。昭穆之廟。拜則周公魯公。前後之蹤。廣山川於賜履。熙名號於無窮。而司樂乃巽然離席。儼然鞠躬。謂夫禮飲必取衷於觚之角。累舞或昭罰於殺之童。於是歌鐘之聲渺渺。陔鼓之音逢逢。無不凜天威之在邇。酬執醑而有終。夫天澤判而高卑定。冠履殊而上下陳。冕則驚呈其羽。袞則龍降其鱗。宮縣軒縣之不紊。八佾六佾之有分。是以讀大射之禮。而知夫避王夏之奏。必別著夫驚夏之文。蓋期其守欵器之戒。卽以綿大啟之助。至於肆夏而下。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卽下逮於五等者亦均。而吾因思夫有周盛時。九敍惟歌。八風時若。求舊人則師疵師曠。問成童則舞象舞勺。綏萬邦志類禡之祝詞。武宿夜昭成功於合樂。釋靈星而奏絲衣。昭先德而歌南籥。薦魚則矢潛流。謀廟則陳訪落。真極盛之鴻規。

蓋耿光之猶昨。財期洛邑之東遷。竟致樂章之棼錯。用肆夏而無慙色。原於趙孟之荒唐。聞三夏而謝行人。誰似叔孫之洽博。今則篇章半闕。精義空垂。學禮誰徵。杞宋談詩空究。乎而繁遏渠之分編。均屬傳疑之說。牘應雅之遺器。誰傳大樂之詞。縱有日休之補闕。祇同束皙之貽譏。更訝夫長樂之遺書。乃以爲妣氏之述著。雖國號之允符。於周禮乎曷據。言祇合於慎餘。書孰傳其墜緒。悵尼父之已遙。并蓑弘之莫遇。幾紉繹於菁華。尙難諳其節序。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

聘禮圭璋特達賦限韻比德於玉無物可稱

若夫天啓瑤華。星分井里。溫潤而澤者其文。縝密而栗者其理。自玉人之善彫。遂太璞之漸啓。儲神皆山嶽之精。吐氣盡虹霓之比。然而用每以獨而尊。禮有以少爲貴。必其先百物而徑申。乃能越同岑而自遂。今夫璧琮則天地之儀。琥璜司秋冬之職。或居六祭之最先。或分四時之一德。固角立於瑞符之場。亦狎主夫明禋之役。獨聘享之所推。則圭璋其必特。原夫上刻成模。射刻著式。體或全而或半。色或青而或赤。七寸之權。四寸之冒。執之則縮縮動容。奉之則峨峨生色。前朝則照耀山龍。中宮則輝煌綸翟。終葵之首。屹然紅牙之邸。如織。是以四器偕瑒。而推爲最崇。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蓋執玉之有殊也。用以聘者爲瑞之致。將以享者爲財之餘。聘則昭其典禮之寄。享則通其情好之紓。是以瑞之先也。推爲國信之重。財之繼也。等諸庭實之敷。當夫賈人既啓。隆儀肅穆。擯者告辭。讓德紆徐。序玷之閒。所側而受。宰臣之職。所捧而趨。斯其嚴重。莫或並驅。詎資束帛以爲之俱。彼有加而往德。聊以志燕飲之歡娛。以視夫令望之簡貴。蓋藐乎其弗如。且也有藉者楊文以見美。而炳無藉者襲質以充美。而儲故章衣以爲之縑。絢組以爲

之樞。五采之須。屈垂互用。三物之薦。蒼赤交於。獨孚尹之有美。竟繼藉之可除。遂歸然而直上。并白茅之不需。至若幣之各有所屬也。錦帛斑斕。黼絺炳郁。皆足以旅進於庭除。正不妨交輝於珍櫝。惟夫圭之進也。九馬成羣。璋之進也。僂皮接幅。夸梁騁人之種。將以昭神駿於遠方。抗服不氏之藏。或以示嚴威於荒服。而置之兩楹之下。莫敢歷階。貢之一人之前。獨推寶玉。斯則以絕類而愈超。因失朋而倍卓。苟非品之克軼乎羣。抑亦天之生是使獨。故追溯夫謁關人而置對。荷請事而停車入境。而布幕斂廬。而陳書拭圭。拭璋。雖同勞上介之違位。退圭退璋。已別乎羣幣之交輸。及計里而漸近。歷三展而如初。斯則致敬而不褻。洵僅有而絕無。迨夫享多儀。禮備物。璧琮實爲致賄之資。琥璜亦在進爵之列。皆受之而不返。原報享而不竭。誰則皮弁而來歸。以重大禮而罔佚。主升西階而鉤楹。賓負右房而降碣。蓋在主則德不可取。而攘猶在賓則禮不可雜。而越伊典則之獨隆。豈儕輩之所能彷彿。是以列在五等之封。獨推三恪之座。以圭代璧而非侈。以璋代琮而非亘。惟重愛夫振鷺之旅之有容。而深望夫白馬之賓之克荷。其人爲臣禮之所不加。斯其貨越常儀而亦可彼求匹於芟芟。或對之而瑣瑣。今夫疏食陳而精鑿不施。腥魚俎而和齊俱淨。太羹遺味。質而彌甘。明水遺醴。淡而彌永。鬱鬯灌則籩豆徹。脯醢薦則牲牢屏。一食一就。依然至簡之儀。特贖特牲。同此無加之敬。蓋德產之精有專通。而百材之配總未稱。以之比德。不亦盛歟。

康熙己未詞科。先試一日。閣臣擬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解其旨。尙書新城王公。記之池北偶談。然所見亦未備。蓋特達之義。有七。凡聘用圭璋。既聘而享用璧琮。是圭璋爲國信。而其餘爲財一也。圭璋無加。璧琮則加束帛二也。執玉有藉者。楊。無藉者。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楊三也。及境展幣。圭璋

以尊不陳四也。六幣中皮馬不得上堂。五也。既享受財。獨還圭璋以重禮。六也。若以圭璋施於亭。則亦與羣幣同受。然非二王之後不得用。七也。尙書但據皮馬一節言之。陋矣。然余讀唐楊諫賦。亦泛指玉言。豈儀禮固難熟歟。乃別爲賦。而疏其大意如此。

閣道賦有序

予觀歷史。皆有重閣複道之作。何其勞且費也。近世始廢之。顧昔人以準天象爲詞。是特文其侈耳。爰爲指其附會之謬。

瞻姬訾之列宿矣。偉哉飛陛之穹窿。連拳及於婁降之次兮。承倒影於高墉。亘西北之浮雲而不絕兮。云是天帝之離宮。形罄折而互狎兮。勢層累以相從。脈忽起而忽伏兮。階或卑而或崇。蜿蜒有似同宮之天蛇兮。迤邐又疑合朔之蒼龍。晴煙夾道而杳窳兮。初日就道而朦朧。紛雄雌之莫認兮。誰其爲嬰菲之蜺。與美人之虹。扼以都關之兀兀兮。護以華蓋之童童。架以礪石之髓兮。表以苕華之叢。其在下界。有似孤竹之懸車兮。旌旗飛度。又疑岷山之乘棧兮。人馬行空。否則城陽道中之崎嶇兮。束版重重。北極以之爲輔兮。輦路以之得通。環以外屏如堵牆兮。備以不虞之路如附庸。於時日則在亥兮。定之方中。挺陶精類而立物紀兮。土木應時而啓公功。立廟則斗分其野兮。蓋屋則危肖其容。勤事者誰曰土公吏。庀材者誰曰土司空。揆八引以正之兮。不爽於東西朔南之景。環六星以傅之兮。乃及於臺池苑囿之工。客或訝曰。愚竊追原夫事始。而疑閣道非天家所宜。僕僕也。是蓋由於山國之嶒嶸。巖險之錯愕。三襲之陟累陳。重甌之隳相攖。九折之阪魂消。左擔之城膽落。目欲展而眩然。屣欲前而半卻。北斗墮脅而斜行。南箕咋舌。

而退縮。於是始施版築以濟其窮。爲墪躋以度其曲。使窘步之稍寬。或危峯之可蹴。固非逞侈心以自雄。嫌坦途爲未足也。是以披金石之遺文。或銘析里之橋。或表楊母之閣。豈其規撫所至。八駿之轍未窮。東升之磴首築。南山之巔可齊。阿房之螿繼蠹。原廟嗣高寢之遺。梁苑侈平臺之樂。雖東都之至簡。尙北宮複道之纒屬。曹魏則銅雀金鳳。延樓肆其宏規。石趙則華林凌霄。長牆師其遺躅。直爲徑。周爲廓。堵如壘。窗如幕。或運石則成雷。或飛丸則作雹。溯揭嶮以上征兮。幾乘虛而遐矚。乃反夸神行而不見兮。誰則民勞之在膜。據諸史。則閣道之築。始於秦。然穆天子傳已多山磴。是穆滿實先爲之。夫以六宮之星布。寧有所謂絕谷之艱。以五府之雲連。豈有所謂飛坡之蹙。然而駕口者總以昊天。之懸象恣其興作。吾讀晉史江道之諫章。心折其爲一士之諤諤也。則是宿也。得無徒爲汰驕者之所托歟。予應之曰。善哉。子言。聞之足懲。顧別有說。請坐而聽。夫天帝之於下民。亦疲精兮。皇極之居。曰天營兮。句陳口中。乃陟降之所。馮兮。而且心見。則明堂是坐。房見。則天府是經兮。朱鳥之時。實四阿之長衡兮。靈臺以觀象。龍角以爲廷兮。極南極北。由星紀而玄枵。如踐更兮。下行上行。由中央而太乙。罔少停兮。彼其一日。二日。萬幾之餘。或偶逢其暇。豫寧無寫其閒情。斯固圖無逸者所弗禁。戒燕遊者所弗爭也。況夫三時順序兮。百穀告馨。物以之息兮。民以之寧。彼除道成梁之遍。夫草野兮。已南襲西斜之畢營。而於是瞻天策之焯焯兮。實宜力役之征。維彼人星兮。其來烝烝。絕漢抵室兮。何途之經。審茲虛梁兮。實爲曠陵。西瞻天苑兮。如田接騰。乃以天鈞兮。度其直繩。賚以天錢兮。工直倍增。雖復告以勿亟兮。河鼓登登。其如忘勞兮。羈戒弗勝。宮則兼三而各兩兮。道可歷級而次升。連延蕭曼。詰屈崢嶸。天帝於是慶遂事。歌落成。王良執御兮。造父從行。掃除既潔兮。

豫儲已贏。將軍坐獻兮。徒御不驚。宮車既過兮。有聞無聲。導以紫宮之旗兮。擁以神府之旌。雖遊心於冥漠兮。何嘗弛其淵冰。蓋卽以玄宮擬之玄堂兮。於以保合而利貞。豈有如道書之荒唐兮。謂天帝貸聘錢而取盈。果爾則牽牛之輸作兮。不亦類左校之淫刑。客曰。至治之時。聰明四闕。盛王之世。城府弗隔。況夫天帝之臨下。何所不徹。其必以閣邸擁之者。果何說歟。予告之曰。夫望風而清塵。出警而入蹕。凡天子之降儀兮。皆以倣天帝之行列。然或一豫一遊兮。隨出隨入。進既戒其擾民兮。退復虞其自褻。故浮階之施靡兮。庶往來之釋繹。彼其外雖重閣以自藩兮。究其中何礙於民隱之洞悉。豈猶夫秦代之佞臣。欲令君絕人以四闕。與夫漢家之母后。借便私以自恣。其要謁。吾故謂後世之借象緯以漫言者。皆未嘗緣經義以爲述也。閣道本室所屬。而實入奎。故賦中兼西北諸星言之。

房心爲明堂賦 限韻天王布政大火之宮 有序

司馬遷、劉向、班固皆專以明堂屬心。以天府屬房。其兼房心言之者。始於甘石星經。及春秋說題詞。文耀鉤二緯。然宋均曰。房近心爲明堂也。則房固不得與心並舉。故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心在中。最明也。自郎顛而後。竟混列之。以爲同宮。不知天王居心。而太陽居房。擬於日之附天而行。則房不過心之輔耳。故前後星皆麗心。而四輔麗房。有親疎之別焉。明堂之所以屬心者。祇以中星之天王。則前後諸子。尙歸統轄。不敢並尊。而何況於房。予友錢唐吳通守中林。賦此題極工。顧猶沿郎顛之說。乃別爲是篇。端居惟帝。懸象在天。惟宿體之最著。儼堂構之自然。蓋出震者萬物之命。而繼離者一人之垣。是以四序則自東而運。中星則面南而旋。溯蒼龍之列宿。底大火之星躔。乃知夫松雲棟牖之規。仰觀可得。陰陽倆

脩之制。不言已宣。冲嬴台室。炳蔚天田。彼太史之詔。王居者尙後。乃大辰之當。帝座者實先。伊夫三星角立。迺邈寒芒。中有大橫之庚庚。乃首出而稱王。前導者誰。貳君所當。瞠乎後者。庶子之光。惟擁衛之必亟。羅積卒以周防。彼六寢之祓除。於五營乎趨踰。二六其數。參三其行。其取於旭日之初出。神威足被。夫四表。其象夫淵衷之獨運。靈府洞燭乎八荒。是以列宿最多。向明莫逮。九重雖峻。翹首可望。更有房星。與心並布。實據蒼精之腹。以充四輔之數。就中一星之橫。是爲太陽之寓。而於是。有兩楹之列道。誅蕩階除。有兩咸之分標。嶢嶸門戶。有鈎有鈐。以主閉藏。有驂有牽。以司行路。雖其別成爲府。未嘗漫附於同垣。而其德協於辰。實則以近而有助。是以左班則爲上相之階。右省則爲大戎之幕。厥有哲后。觀天乘時。發政本交泰之三陽。撫循環之五勝。乃以盛德在木之仁。昭其日永星火之敬。用大建夫明堂。將仰膺乎休命。享帝於焉告虔。視朔於焉出令。胡夏屋之落成。乃榮光之上應。以璿璣之中筭。諦審方圓。以玉衡之外規。詳觀邪正。天松帝柳。盡供句陳。野葆星榆。均歸斧柄。階有十五莖之朱草。合朔罔愆。庭古十三葉之孤桐。左扉是聽。河鼓之旗拂雲。天市之樓四騁。墨食不卜而諧。繩直不糾而定。重檐則上準重霄。複廟則遠連複磴。居然天闕之尊。詎藉靈臺之咏。蓋大明者心之宇。既照臨之不遺。況四達者房之途。亦蔽虧之悉屏。是蓋神運成模。天開鴻裁。北通營室。閣道袤延。西泛咸池。天潢津逮。轉觀夫朱鳥之舍。列五座以相符。遊息於太乙之庭。撫九宮而斯邁。問圖書則萬仞之壁巍然。數流泉則勿幕之井宛在。卽以在東之七宿言之。大角居攝提之間。騎官環坐候之外。氏爲路寢之區。亢別廟庭之界。箕則三宮之府。是司尾則九子之場。嗣代列屋若藩屏。連瑩如襟帶。莫不共護神居。爭熙帝載。然要其環共以攸歸。則斯堂之所圖最大。況夫

定時則乘東作以赴功。計日則仗晨光而致果。時則心以青龍之象。噓氣成雲。房以天馬之神。應時出火。鼓卿雲之糾縵。遠我天門。扇明火之堂皇。護茲靈瑣。十華之蓋輪囷。六符之階礫礪。鸞旗旒旒。降臨者炎帝之精。陽谷熊熊。互易者勾芒之座。是以分辰雖有專屬。啓宇則有兼司。區十二野而析圭。原屬闕伯商邱之地。割十二州而辨宅。乃近逢公泰岱之祠。樂奏圓鐘之管。神來南至之時。蓋其道操夫五府之宰。其用應夫八風之期。而要其東爲宮。南爲會。理可據。象可推。豈猶夫赤燁淫祀。文祖支詞。尙書中候所妄托。薦紳先生難言之。方今皇上帝凝承於九廟。廣樂育於三雍。運化機以神斗。妙退藏以合宮。軒轅之紀。飛鳳崐崙之道。乘龍大之則陰火陽冰。都歸茂對。細之則原蠶野馬。共樂春融。端門屹其四闕。帝座穆乎潛通。八荒吾闔。率土來同。善政畢修。已括呂不韋書中之舉措。遺經大闡。不須公玉帶以來之折衷。瞻扶桑之紫氣。挹閭闔之薰風。媿濡毫而陪太液。聊戴斗以望空桐。

東井賦

爲望南雲。八星橫列。一道微淪。金瓶縹緲。玉檻嶙峋。倒茄披其龍藻。懸蒂附乎天根。寒露之涓涓。誰注。冽泉之汨汨。如聞。谷裏何人射鮒。宮中有首懸鶉。時則甫值四乾之命。七舉之旬。逼赤精而不涸。偕丹穴以長新。爰有客告予曰。是乃東井之分也。彼其水衡是掌。泉脈攸存。先化益之生。而橫碧落。應金人之杵。而著蒼旻。有勿鑿之奇。而非浪居。不遷之所。而愈神。改邑未聞波累。汲綆莫克手捫。甃不能蓋。泥不能堙。管井之茅。所不能塞。鹽井之火。所不能焚。予乃作而問曰。夫盈天地間。皆水也。其在天而成象。亦浩乎其無垠。彼歷坤艮爲地紀。閱箕斗爲天津。統衆星之所出。秉金精之最純。斯雲漢所以獨尊也。合五車而成舍。

連三柱以爲隣。穀庇蔭而得實。魚泳游以樂羣。斯咸池天潢所以惠民也。歷髻頭之東偏。邈迤夫天河之元辰。斯九曲之洪流。所以應精於崑崙者也。渡神宮而解衣。天江耀其星文。斯濫觴之大川。所以合德於峨岷者也。天淵環南斗之廟。天溝列西奎之門。亢池繞大角而維楫。梗河列騎官而成屯。天海卽類尾閭之會。天淮卽取水務之均。九坎以寫亢陽之厲。羅堰以禦潦漲之奔。天桴則筏柎旁午。天船則舳艫紛綸。天橋橫夫古渡。天罫亘夫修鱗。井於其閒。渺然莫論。彼夫觀星則譏其狹小。近市則苦其囂塵。形或同於一甕。郭不越乎一輪。其用則褻於堂皇。庖福之近。其祀則夷於門行。雷竈之倫。其機特一俯而一仰。其牲僅一魚而一豚。在地而河渠書之不載。胡在天而象緯志之獨陳。客曰。先生蓋以常見推之。而未識其懸象之切也。不見夫南宮之次。芒寒而色正者。蓋象魏之揭耶。明五帝之滅除。疏毀過於王歷。其象天子。則爲雙闕之懸。其象諸侯。則爲兩觀之列。而於是水府右開。水位左設。水官十三。辨方分職。案玉尺以爲引。牽玉衡以爲縉。相與夾輔斯井。以求其平。有不平者。斷之以鉞。是以往來有常。過續不絕。桓桓五侯。屏藩帝室。天弧不彎。天矢不折。文子文孫。長操宰割。無使天狼。汗我井渫。蓋天一之氣。水最先。水泉之流。井最潔。故一區而五州以之爲源。百川以之爲窟。彼星家傳兩戒之文。古傳有分戍之說。雲漢之潛萌者。蓋上。升至此而始出。南轅而入河者。以六相從。北轅而出河者。以二相綴。或負終南地絡之陰。由燕代以達三韓。或負嶓冢地絡之陽。由荆吳以達百粵。是以河源則取道於秦雍之北。歷華陰而克逢。江源則發陬於梁益之南。底華陽而罔失。西被則巖險阻修。東漸則文明炳蔚。窮下流則倚山負海。貨賄所歸。遍大荒則近徼循邊。戎蠻是集。斯弘農分陝。所以稱神臯奧區。地靈之穴也。而在天之門庭。則爲東井。一左一右。莫

能飛越。是以四瀆之星熊熊爭斂衽而入謁。試觀夫積水之湯湯。詎挹注之可竭。彼河圖括地之位。僅以爲岷山之分垣。洛書推度之占。祇以爲荆山之發脈。斯其說皆偏而不咸。而詎足以盡上帝井疆之式廓。予曰。是則然已。顧吾讀管子幼官諸篇。聖王應時。不特以燧易火。抑且以杼易水。用成歲功。是故夏井以赤后稱。今其托名於東者何也。客曰。彼其它辰則於午位。合朔則於條風。雖體分於朱鳥。實類比於蒼龍。春水夏雲之所合。溫泉寒火之所融。而況玉井之擁屏以峙。軍井之荷戈以從。皆西參之所部。實受命於北宮。曷若此井之乘木力足。惠養而不窮。黃道之所過。亭侯之所縱。方者象地之厚。圓者象天之穹。五雲之出。以五德。二至之別。以二風。明義有生涼之用。華清擅蕩邪之功。以治原田。則會歸於溝洫。以分疆理。則派別於圻同。凡芋區而瓜疇。皆取象於其中。若夫野雞喔喔。不笑無禽。天樽盈盈。居然勿幕。養老則爲同功之頤。積薪以資用火之革。凝露之桐。有華拂雲之榆。成碧帝囷之韭。如林。仙子之砂盈石。太陽過之而消其災。大白入之。以止其渴。焚林竭澤。井稅不加。石爛海枯。井幹不裂。豈猶夫灑澆之時。有時無。敵漏之无喪无得。予乃謝客。辰拱而立。仰視東井。謂可用汲。

此
页
空
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 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卽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卽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僂入經文舊經必無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陽谷昧谷嚴其宅曲阿纖阿審其程涖觀臺而樹槩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朔天南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筩固同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乎尹之精埋葭管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庳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而究彼墨景之不爽蓋別有元符之可馮乃命匠氏范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壁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夫大圓者本高厚之渾成代

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弦。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其瑤光四布。愆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庶民之星共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入之位非易推。四游則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既。或行黃道之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或陰之贏。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大均調變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瑒則終葵之杼。珽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剡者銳其首。四出者儻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闔方案。端拱而居。內規外規。緝密以栗。玉尺之布。不假延平。玉軫之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旣去飾於韋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之氣蠕蠕。或黑烏之陰旒旒。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丈三尺有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宜。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汗漫。陽城浚儀。因易代而累移。交趾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

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會經。百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嬪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若渾天既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宣春氣之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衢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滷而徧。醴泉隨在而漉。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旣醉播晴光。爲膏沐。小草共樂成。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枝之五株。窺夙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似春酒。五齊六清。人人醑酏。十醖九醞。戶戶醍醐。如澗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爵而中。達早具奠。擘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衢。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哀其多兮。不爲不足。益其寡兮。不爲有餘。執中同欝器。建極似斂。孟爾乃以筐曰醴。以斂曰醑。紀則有甌。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背而能嚙。蜃取其動。鷓取其虛。或金爲飾。或玉爲樞。然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或一獻而止。清其

渴。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而不免見徹。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在野曰鱸。家釀曰醞。市釀曰醕。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如目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藥車。斯空聞夫揚鱣。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拘。望總街兮如鶩。遵大路兮不輻。撫黃日兮朗可拭。溯縹醪兮清不汙。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開縑精之始。作麴之初也耶。眞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嫗煦。玉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蓄租。坐八風谷。合百花萃。而於是天困敗。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旛。始以空桑之飯。終以烏梅之醕。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籛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菹維何。彼水之滌。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旣別。伯仲之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壘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鄉資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繫。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足歡醪。可以十榼。可以百觚。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旣不嫌於無算。自共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齊鼓唐衢之腹者。魚魚蓋衢。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飴者。十漿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兮念室。先惠兮天渠。筮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醕。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罽賓孤鸞舞鏡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令果如所言。亦甚不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則協靜觀之情狀。寫成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略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雞賦以正之。

有烏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之明炳。煇應時則大夏之色朱殷。星散璿璣之宿。序逢鶉火之躔。借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璘玕。然而棲神雲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丁之氏。愛羽毛或閒。登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粟陰崖之黍。同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靈融結。文石巒岈。一片虛明之鏡。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峯之飛瀑。而彌鮮。苔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溶之而倍堅。清蒼以爲玄錫。沈澗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共賞。未若寸心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圜。以健翮爲長袖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節各嫺。生憎鸚鵡之眼未化。差喜鷓鴣之翥同煇。翠羽迎風而裊。赤翎浥露而僊。僊問好。迷則空中卽是。窺眞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鬢。不羨衣上華蟲之豔。不慕冕中赤鷲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態以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絲忽扳。千仞鳳輝遙接。中逵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徙北圖南之會。

姑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宵浪蹟以博如臯之笑。抑獻符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彭錢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鶩。斯幽園所以明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 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蓋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未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實如金玉。是與全詩絕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嚴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言。作追琢其章賦。惟天地之菁華。日芴皇於川麓。披沙而遇金。撈石而得玉。或三品之最尊。或五德之具足。或堪庀飭物材。或能庇蔭嘉穀。經百鍊而愈剛。遭烈焚而不燠。蓋董子之銅未可倫。而岐山之珉不足錄。然其初也。金則尙胎。玉則尙璞。闕於溟海之涯。韞於崑岡之谷。如太極之方含。疑先天之初伏。又似混沌未分。鴻濛未剖。雖其光則旦旦。熊熊。而其神則渾渾。穆穆。旣恥炫其珍奇。遂自甘於寂寞。神物不可以終晦。哲匠於是乎挺生。謂是秉乾道之剛健。得天氣之清明。蓋六府之所祕。百物之至精。五百年而始產。一萬鎰而猶輕。推原夫九牧之作貢。以志夫一代之鍾靈。況夫金之萌也。有苗有秀。玉之長也。有華有榮。亦幾歷夫氤氳之妙。始得萃爲特達之英。雖成材已落其實。而利用未成其形。是故不追則光不著。不琢則器不成。夫質之

陋者。巧無可施。才之薄者。文無可飾。縱切磨之空加。要闡然其無色。蓋外襲者非光輝。而中乾者乏潤澤。乃茲希世之珍。豈意應時而獲。於是椎鑿是營。刀鋸并力。礪以羊頭之鋼。攻以他山之石。模範各制其宜。肉好不渝。其則從革不妨於紆回。瑕瑜無嫌於別白。迨夫雕鏤成。攻冶息。其聲鏗鉉。其氣英特。免如者可遠觀。瑟若者可近識。北斗之芒宵寒。白虹之氣晝射。夫文以質而足重。質以文而備昭。七鬯陳而春容樽俎之上。旌節動而輝煌。矢石之交。金鏞玉瓚。以致孝。玉戚金戈。以示豪。是以居則爲介福之助。出則爲禦侮之寮。緬周王之壽考。燦文治於重霄。秉中和以建極。萃瑰瓌於盈朝。宜詩人之比物。示百世之斗杓。乃秦階之盛事。歷千載而非遙。御中天之離照。舉一世而甄陶。秉金聲與玉質。收乾符與坤苞。行見麟趾之中。皆周號兔罝之內。有顛天祭則膺神社。戰則服天驕。小臣方將效鉛刀之一割。敢自甘朽木之不雕。

宵雅肄三賦

蓋聞道德一於太學。教化垂於先師。是以鼓篋而入。釋奠有儀。爰進蘋蘩之菜。導以皮弁之司。濟濟有瞽。皇皇聲詩。其詩伊何。宵雅之葩。始於鹿鳴。終於皇華。原夫三詩所用。於古實謬。交聘則肆夏。文王迭奏。鄉飲則南陔。嘉魚並夸。一編之材。七十四兮。斯其綱。正聲之作。二十二兮。斯其冠。其在入學之初。尤爲定志之撰。桑弧蓬矢兮。墮地所期。桐陰竹實兮。生平所願。舍是三詩。孰當樂玩。彼夫草茅出於環堵。天闕遠於九重。雖芹曝之欲獻。望闔閭其難通。巷可遇兮。不屑牖欲納兮。何從斯則。哂笑所以。莫卜歌泣所以。未融聖主乃開公道。以布誠心。本深情而將厚意。大燕衍以笙簧。宏賚予以帛幣。縱嚴肅者堂廉。而感通者志氣。惟鳴鶴之音既孚。斯羔羊之節益勵。當其時也。酒旨且有物多維。偕有他之虞弗作。不富之隣無猜。廣

歌成而爲謔。笑語洽而非俳諧。豈以夸豐亨而耽豫樂。將以佐乾度而佑泰階。若夫身將許國。公且忘私。寒暑飢渴之不憚。東西南北其奚辭。乃或戀晨昏以致嘆。陟岵帖而興悲。懷白華兮岑寂。悵彩服兮睽違。而義已割情。忠能移孝。卽令生前致舍肉之誠。身後極椎牛之報。甘脆徧於慈筵。寵榮賁夫慕道。脈脈此情。悠悠誰告。豈期下吏衷情。早入大君寤寐。瞻周道兮有懷。望征夫兮長喟。謂此子職之疏。實係官箴所累。不煩告勞之歌。已諒望雲之淚。至若周物者其智。遍物者其仁。惟一人之首舉。已包舉夫八垠。猶於簡書之使。備求聞見之陳。博采於親禮事難。旁搜於謀度諮詢。所以旌節遠行。輶軒四出。非徒夸長駕遠馭之規。乃以收明目達聰之術。用不遺於一芻一蕘。地詎分於在。原在。隙倘所至兮不虛。則有英兮必掇。然則凜訓詞之惕厲。敢任意於壯遊。送以禮樂。責以謨謀。必訪善兮爲咨。必秉忠兮爲周。斯可以見泰山之不辭土壤。河海之不擇細流。夫婚姻不備兮。貞女不行。恭敬不至兮。賢士不處。斯體羣臣之所以列於九經者也。然則學古入官。委身事主。徒爲溫飽之圖。莫副弼諧之舉。斯不亦負國家而羞儕侶歟。大學之官。其始也。當其幼學之日期。以有用之材。將使之昕夕吟咏。神動志開。固宜辟雍之多髦士。鄉國之皆俊才。於以輔壽考。作人之化。而侔雲漢之昭回者歟。

觀霧淞賦

雍正癸丑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氣如霧。重之以霜。凝於木上。熠熠有光。旦起視之。飛滿空堂。良久始化。亟呼童子輩共賞之。蓋自渡江而北。數千里無梅花。說者以爲皆變而爲杏也。今木上所成。令人大有月落參橫之勝。是日客有過訪者。曰嘻。是於五行家爲何祥也。曰客不聞夫東人之諺乎。霜淞打霧淞。窮漢

置飯甕。茲之溥枝。滋葉。觀陽不晡。一望整然。委素成脂。正所謂霧淞也。古人之言霧者。謂其爲百族之殃。本於地而應於天。以陰冒陽。然而太平之世。浸淫被泊。則有不塞望之祥。故其爲凍洛也。苦寒而出。見睨乃消。歲將順成。此實其招。稽之於古。則有若曾文定公之詩。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鬢。所以描畫雍熙之象者。宛然在目。蓋其本一時天地清明之氣。而非積水之上溢。故其出也。不爲冥氛。而爲麗景。其會合於沖融之運。而非窮陰之鬱。故飄揚而不整。然則其乘晴霞。迎朝爽。御淳風。而燦爛於高旻者。豈偶然哉。夫乾苞通而甘露至。坤符流而醴泉見。斯固太平之慶。然不若豐年之足羨也。固不必登於符瑞靈徵之志。而後爲洪範春秋之所善也。乃者五日風十日雨。休和磅礴。遍及六宇。而宵衣旰食。時如負疚。偶有微禋。修省恐後。是以薰蒸醞釀。輝茲堯天。榮光不夜。以報有年。諺云。豐年穀儉。歲玉客而知此祥也。其可賀矣。苟不然者。山林拂戾。或爲木冰。五行列之。以爲災眚。吾亦將與客抱杞人之憂。愀然長嘯。安得留連光景。志其遊傲。客曰善。於是春酒初熟。南榮之日正曛。林間殘馥。淹潤軟塵。民有脫羊裘而嬉者。長老以爲昔所未有。予亦陶然竟醉。信筆賦之。

半夏賦 有序

南訛正咏。暑氣漸厲。閒吟時訓。靜按卦氣。主人方驚隕杞之自天。欲決芻而未逮。但見帶草森森。繞我階砌。乃有半夏一叢。嫩綠無際。托木樞爲同岑。作王荳之後輩。主人方撫而玩之。忽爲過者所薙。曰是有毒不可近也。噫。亦深慮矣。乃抽毫而寫意。

是其苗於微邱之野。盛於槐里之川。厥名地文。別署守田。水玉志潔。和姑表妍。著之農帝之錄。載在不韋。

之編。匹練比白。列錢同圓。謂宜映榆莢於神州大社之座。伴冀莖於明堂太廟之間。以爲芍藥殊其甲。以爲旁薺異其酸。彼羣疑爲葶葛之難制。豈知益以薑芥而始完。今夫百物之產。與時偕行。春枝八千歲而猶茂。冬花十二月而長青。獨夏日之可畏。蓋觸目而神驚。是草也。當春半而花已吐。迨秋半而實始盈。惟其中氣之秉。適應蕤賓之聲。蓋正符乎咸章之會。猶守以含章之貞。僅僅乎十分而得五。已虞其太剛而莫嬰。時則六乾已過。一巽方受。羸豕之行。莫牽。包魚之薦。有臭。彼晏陰之已成。胡炎火之尙驟。嫣然茲草。偕時而茂。鹿解角以來眠。蟬鼓翅而相覆。彼愛之者。方思仿薄夜之粉。以重羅。擬十旬之麴。於醇酎。子儀之嘗藥。所不遺。紫靈之和丸。所幸遘。然而自托幽芳。漫夸獨秀。縱掩身以自理。終垢角之有咎。小草雖微。遠志具在。合八能之樂。而五日可期。驗八神之表。而中天可會。比之煮梅。將以調大官之羹。蓄蘭。將以紉王者之佩。誰當登黍之期。乃犯刈藍之戒。將無剪伐所加。資材有待。或因陶鑄而成。或俟和齊而備。吾竊恐夫白鵲之成。餘辛更倍。捫舌可虞。挽腸滋礙。平仲之詩。略聞梗概。終難充夫藥籠之需。祇應付之經師之載者耶。

曼陀羅賦

蓋嘗邂逅豐臺之花逕。有客贈予以曼陀羅之英。駢葉外包。有藉者襲。捧心內美。用晦而明。蕭晨半開。以迎曙色。薄暮暝合。以聽宵征。有縞其蕊。有碧其莖。一枝挺挺。其上亭亭。予不識也。問曰。請舉其略。客曰。是蓋登之帝座。皇華之錄。爲北斗使者。星槎之手。拾又如蒼頡書成之所雨。爲佛王說法而降精。布以牽牛之種。灑以天女之靈。握節者愛其駢葩之古。拄杖者疑聞落葉之零。今夫閨苑之松花盈石。祇林之金粟

滿籬。玉洞則仙麻不老。慈雲則紫竹常青。各有樹藝。未克合并。曷若茲花。釋老均稱。斯其所以矜貴而莫京與。予曰。否否。夫異說之荒唐。無稽弗聽。空花之誕謾。非予所馨。彼山茄之佳植。底妄錫以二氏之名。信斯言也。固宜其爲惡客而見憎。吾獨憐其醞膏實而醴具芳心。載之酒經。笑而采者。令人笑口之綽約。舞而摘者。令人舞腰之娉婷。半酣而動。有引必應。樊素見之而頤解。小蠻遇之而神傾。當是時。二豪在側。如螺贏之與螟蛉。客曰。善哉。夫子之言。乃如見夫花之情也。

此页空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

碑銘一

明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閣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府等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閒碩儒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尙寶司卿墀之玄孫上林苑丞鏞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尙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冠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爲北京兵部主事戊寅大兵薄都城傳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拔營而南於是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奄人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卹而奄人敍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忠

鄞 全祖望 紹衣

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其家人以橐餽至，俱遭阻遏。公徹已服用奉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兀兀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烈於廠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治之。公與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或謂當巽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興再相，請清獄。尙書徐忠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閒，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愜擾閒，所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汛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道于公。江上人呼爲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

對請爲監軍。薦前進士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義。以義兵數百人從。公薦之爲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於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畱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國柱軍以爲助。國柱遂刼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震恐。朝議欲封爲伯以安之。公與宗義等議。以國柱凶暴。旣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畱爲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柱雖去。遂據定海爲巢窟。鳴謙反爲所制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悒悒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嗾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竝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旣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義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開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尙寶司卿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命。

浙西震動。公蒿日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舶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薨。葬公於蘆花壘。錢公具疏爲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尙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洲。延齡進戶部尙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者此耳。或以己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狀元張信墓南。以爲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豎立如此。區區科第。曾何足道。而況於冢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旣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王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

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匆，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狡猾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進明，而卒隳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既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力不能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蹟，其脫略莫甚於公。予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爲公辨誣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錢公所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爲挺道之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東雲連。雖然燿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予同年友也。以予曾觀舊柱下之史，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爲公羣從孫枝，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爲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

失費尙省於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爲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船隻，召募水手，費用旣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爲然。凡三覆議，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爲然。於是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三萬石予之。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尙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尙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旣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大兵之下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有

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於戶部尙書倪公元璠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追還。赧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公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嘆曰。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尙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略。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

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應之。公曰。事機之來。聞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卒中逸去。公嘆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輩可解我之南京。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使人說公曰。公但薙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洪經略也。公曰。經略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尙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運七年。而茗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則是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不知田之持節。在赧王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間。則其時江南已大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爲諸生也。生乎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

鴨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盲風狂祟。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閒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爲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旣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猝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

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而去。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巖。以巖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巖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巖。擊破團練。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己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接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汛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

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尙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鄒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瀾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

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白溪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定海，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剗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公宇燭，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旣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予嘗遊大蘭一帶，良

屬巖關。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鄩。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資糧屢屢。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髑。頑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尙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壘。汝他日可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戊午。始克爲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爲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唐之援。未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

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悔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爲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逸。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悔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構。此據黃文宗彙·董文守諭·高文字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爲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誣甚矣。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南入閩。招軍頗盛。王旣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旣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

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子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勳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爲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者以爲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爲葬之蘆花壘。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爲公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爲公。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輕出。則亦天意爲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爲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闔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必爲之諱。而以爲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戾一至於此耶。予故序公之事。鑱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爲

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畱此間。功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漚漚。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尙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尙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尙書猶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公。相約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尙書。所不肯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馮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泊螞灘。鼉背之閒。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

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詢茂滋。聞其羈鄆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間爲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鄆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尙交張杰。懸轡之役。實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毀。

此页空白

鮪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鄧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偁之詩。閣部之死於南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効。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爲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被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有

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樞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僔子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豫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執。夫已氏謂其客曰。盈城士大夫。讎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變。次年人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故儀部李公櫛。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留身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韋耳。今得見白日而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櫛。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尙書諡忠毅。樞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脩城隍。具器械。廣

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上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皆召還。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開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故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楨。亦囚蛟關馬樞。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萬泰。以其喪歸。及文楨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中所衣。纔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楨再下府獄。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杲堂先生者也。葬公於東臯之省。魯安人邵氏。祔。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旣喪父。削髮爲比丘。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會孫世法。勒石墓上。而予爲之次其略。

明嵩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黎州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鏗。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

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窆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閒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尙與孫熊諸公。畫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尙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尙在。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爲淨土。在旦夕閒。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爲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攜小妻舉二子。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卽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驢。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

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鏗選父也。孝子旣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鏗選以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於瀕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予旣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河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予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敍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廣之孫。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恭。濬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上。先君輒愴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

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營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龜山一帶者。故尙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鷺門。諸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尙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府靳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約。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爲索食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介後。而有子懿蕓。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蓋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疑爲血淚之所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遴。字兼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錢郎播遷天末。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聞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段文鴛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齟齬。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快快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泣血紡績。以求歸費。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山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己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

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鎔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之何其烈也瀆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予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之尙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尙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琅琦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共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嗛嗛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鬣鬣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

人呼騎起。偕之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大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摛詞於其石。推官諱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恃勇。恐至蹉跌。遏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藉諸將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戰。文卿爲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權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大保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間。積功甚多。而官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腸出。以爲何

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効其長。於燭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間。掩關不敢輕出。惟恐爲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止。嗚呼。斯其所以爲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恭。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爲文卿表之。其銘曰。

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既畢。則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既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尙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漓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爍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

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旣見所梟首。忽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副。使已拾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旣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遺民謁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讖也。都督歎曰。然則吾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旣死。朱烏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爲恨事。徐庶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考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亦未爲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債事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壘。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旣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爲居。

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屝屨之助。故杜慤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隄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遣臣得公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勃蹊。詭詐。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旣脫。攜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之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嶼。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尙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嶼。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竊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

其懷於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道之文。乃卽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螻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尙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尤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叢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尙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尙書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尙書邸求見。尙書以事冗。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尙書。尙書喜曰。眞吾弟也。次晨尙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眞卿弟也。尙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尙書爲國理樞務。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

去津撫進南遷之策。既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備。於是大小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復仇自効。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九月。津撫與尙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尙書臨終。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赧王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線支。兩兄其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翁洲。時翁洲爲威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尤爲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尙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尙書之聞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爲。乃南都諱言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之日。則必出而有爲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曆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

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爲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恫。誰其竟之。三相公。野棠猶映。棣萼紅。

此
页
空
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不豔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必無慙德。倘盡如王舒甄邵之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爲鴟鴞矣。順治戊子。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嘿農。屠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助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挈之死。則絕嗣。畱之。則辱。將若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昕夕必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莫措手足。旣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榷。林先生蒞堂曰。是易耳。乃竊取職方之孤。匿於家。而取癯子以代。當是時。三賓方眈眈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事勢有關。偵邏四出。倘遭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十年。累更肆赦。爲之婚。哭而誡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櫬木。

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遣之。諸遺民爲作孤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躍。字遐舉。別號荔堂。世爲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於太常卿時對爲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爲太常所嚴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象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也。卽家版授大理評事。固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新朝者。求一覲其面。不可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晚年與徐先生霜臯。緝甲申以來。榜社死事諸公。各爲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其鶴山書院集如千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謚曰端節。因思喪亂之際。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剗刃於旁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泫然。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芝。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諉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尙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蠲除。不

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爲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卣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喀血踰年不應客。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窳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義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卽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爲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爲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謀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爲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己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

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遙仗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燿。字周明。別署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科子。生於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爲上私諡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旣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崦之日。潮落澗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楊職方瑩域志

楊推官兄弟共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文瑛。早卒。次御史。次參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其絕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同難歸安韓炎士。殯之湖南山寺旁。韓卽求仲之子也。又十二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參軍死閩。無骨可歸。而於職方。則爲之兆。以待遷柩。後三年。同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葬參軍。因議歸職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歸也。夫南屏數里。張公蒼水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於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爲然。不果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

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予所作楊氏四忠雙烈合狀中。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概。以答之。嗚呼。推官兄弟。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懿康簡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參軍。而職方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參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年。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於養父以終身。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晦。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志。以相從於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璧。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也。以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吭而卒。於是其庶弟文珽。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斃於路。其家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昆。蒼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足慰精魂。何必鏡川。戀茲社粉。

明晦溪汪參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義。黃公因與同官王公正中合軍。料簡士伍。尙及三千。欲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於侍御。忱慨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參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甚侍御畱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爲大兵及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尙得親兵五百。叔度爲前導。重趼閒行。得達四明山中。駐仗錫

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不可就之求糧。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鬪。皆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鬪而死。飛卿亦歿於圍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疏。致崎嶇百死之義士。盡爲國殤。雖然。當日之捨攘。人力莫施。豪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媿於君臣之大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其死也。腰間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甬上諸忠遺事於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銘。亟喜而爲之。其誄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其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助臣戚臣。與同休戚。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申之變。戚臣尙有劉新樂、張惠安、鞏都尉。而助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死。其家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之龍、劉孔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遁去。自是而閩而浙而粵而滇。祇沐黔公耳。嗚呼。明助臣之無後也。中山開平。所爲飲泣於九原者也。而吾於助臣之徵者。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州劉都督。肇基皆以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上琛。以末秩而死事。難矣。然諸公已列世爵者也。吾鄉施公子邦玠。則諸生耳。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縣人。施氏自明中子襲寧波衛指揮。數傳至都督僉事翰。總戎開府。施氏

殆大。卽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甲冑起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事武備兼習之。旣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於應襲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旣作。思執干戈以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忠介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杜爲之魁。其餉吾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議以職方主中甄。評事與公子主東甄。慈谿馮氏主西甄。先一日。爲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丸地。然山谷巖險。遂得負嶠。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平子。都督壻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弗替。予過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旣。流涕汎瀾。因乞予表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彌甥爲之主。亦已幸矣。銘曰。

上公出降。徹侯內附。廟社之羞。不徒門戶。峩峩公子。攘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有子。

明婁秀才窆石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已再世。遭逢天子寬大。屢下明詔。於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謬以文章推於鄉里。諸公之碑。

表多以見屬。吾友萬承勳。一日以婁秀才事來乞銘。謂於今將修府志。須君表墓之文。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東之破也。秀才正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祠。徧詣親知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俄頃。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爲具棺衾。議以大招之禮葬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來。視之。卽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舁歸殮之。莫不驚以爲神。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嗚呼。忠孝者。天地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揚波重水。蓋千載如一日。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嬃。宋玉之誠而不返。其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以爲不測也。不然。渺然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志。文章遠出流輩。落落不羣。或爲夸里中。邵編修景堯及第之榮。以祝之。秀才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於是其橫舍中師友聞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至是。竟死。秀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山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於某處。更爲之詞以挽之。其詞曰。

痛星移而物換兮。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首邱兮。返碧血於故廬。短碑三尺。怒潮所噓。我銘可傳。何籍其餘。

薛高士塚闕文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尙書恭敏文介二公。以同產竝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榆。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介公尙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卽文介。後官禮部尙書。其一文介。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渭。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

試不售。以明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櫬。其在苦塊。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歿。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任子。讓之其弟。蓋其至性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尙書輔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答。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爲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亦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既作方嚴開薤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嘯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淳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卽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瀕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經入園中。先生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爲世臣。風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長洲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唐汪魏美。會稽余若水。鄞周唯一。六人足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文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爲長者。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集。同志者爲上私謚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虞。斯爲至德。冥然逃虛。我觀明季。遺民亦多。苦心畸行。或遭罔羅。

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遯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字燦。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臯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塾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字泰。杲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端卿倪先生爰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字燦。曉山董先生劍鏢。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盭。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鉞。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尙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尙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齟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塔。尙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塔。故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屣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

德欽家。共參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潮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僖兄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宇燭。竄取故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粵中。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寶。孫四。葬於柳隘。所著有墨陽內編。外編。閏編。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山。先生德鑣。亦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者。子友鈍。軒董。方輯。董氏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寮。猶令我黯然其消魂。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王。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絕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鞅掌戈甲閒。田荆高宋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複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薙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

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尙奄然而未抵於死，拂孰甚焉。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璽菴偶一見之，其複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璽菴一見之。己亥得年六十有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會弔者，始見其髮鬣，鬣然未有損也，皆爲流涕。葬於某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易，抗開雍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身逃之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市中，風波不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槁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經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予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贛菴副使之墓志於姚江黃公，其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予爲之碑。已而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爲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也。予文於昔人，何能爲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字春明，別署披雲，贛菴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風格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爲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嘖笑皆歸名節，則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師教之，長爲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如嬰兒，苟見其色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鄞獄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旣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躬親，葉布衣謙早

天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天。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鄞。先生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畜來鄞。亦館於先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寨之間。踪跡艱脆。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啓事。親從爭從。與出山。太史尙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尙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蓋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聞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尙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疏食叢林。或以爲佞佛。爭勸之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衆始瞿然。少時嘗買茗娘爲婢。己乃知其爲宦家女。遽還之。不索其值。國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郟或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鏗評其集曰。先生義冠正衿。危坐一室。焚香漑花。意其人爲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爲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爲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爲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觀日堂集八卷。藏於家。先生生於萬歷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乃自製者。子經旦。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暨於右都。不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

右都之子副使之弟。

宗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爲最。正菴先生。姓宗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祖某。父某。徽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貲。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窶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旣盡。隸方王。而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勸輸之餉。勢旣不給。尙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鄞之義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諸公脅之以從。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督師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將以卜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屢屢。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蓋至是。屏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湖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益。陸雪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焉。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瀾。嵯峨淡冽。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集。療飢集。晚年合爲愚囊橐。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座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汗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橐今藏董生秉純。蓋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靈禽所弔。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部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翁謝氏爲豪宗。子弟裘馬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爲準。職方鞅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爲其歸計也。處士曰。在我而已。爲之治行李。設祭於閣部墓前。送之歸華亭。復爲之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之。泫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殯當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女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脩史而處士死。處士生於天啓甲子某月日。卒於順治戊戌某月日子。一某宥女二。其長者許陸經旦。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瞽。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某宥。

女配經旦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散佚於廣東經旦以其殘橐歸予而請爲之墳記予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雖灰其心未瞑其睫嗤彼皮相目爲遊俠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功賜爵世襲百戶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略將軍紳當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保郭內武略憤甚出家財募死士爲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開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里塾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略與二子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爲千戶時武略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塵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甬甸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畱成都余生華亭宋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萃特甚嘗於夏日曝衣持武略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尙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爲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士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爲賦城北破廬詩周鄧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束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爲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也尋病瘡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略大墓旁嗚呼處士

之齋志柴門。其與武略之橫身馬革一也。顧不得之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卽以其詩。亦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宏。旣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爲處士請。予乃爲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周徵君墓幢銘

鄧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卽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彖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卽其掾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士兵突至縛之去。竄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賂。故來請。或力而拘。或整而免。將軍乃爲秀才欺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菴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蹙。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髯翁。嗚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間可知也。先生踪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臆盟。傅青主於江右。則王於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

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曆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藁。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囚鹿島時。著滄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談諧閒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鄧山吾家白奪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掇橐。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

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耕巖沈先生續志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間。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尙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雨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葦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

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曾聞而悲之。爲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今檄下有司爲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迨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雖薄。當爲任之。予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瑯聞之。致金爲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棗梨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夫。

此
页
空
白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碑銘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臯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行在賦詩。隨入京。詔直南書房。明年。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南書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峨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忤忌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卽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制有所撰述。立卽呈稟。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武英殿書局需人。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聖祖故眷先生。諭書

鄞 全祖望 紹衣

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瓌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共訊。亦喟然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遼闊。寧復知之。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聞。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之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世皆集菟。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澀如吳澗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並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略。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鄧山未謝酬應。累諷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

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並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畱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寒氈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侈。先生不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

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鱗內升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害公。舉家

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資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媿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尙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畱知府在任守制。公言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隱。加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斂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蔗商逼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臬堂器之。甫冠。卽追隨黃都御史菴園。方外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含綠窗。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壑。曰

雙虬峽。曰飛鷺。曰青芙蓉。日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劑。故物。春以爲胎。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芻山。杲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瞻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惠者。不可屈指。風趣真率。家居青鞵布襪。不知爲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集。筵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家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鄞江。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有一年。天子特命江西提刑按察司使孫公。前往署理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未及離任。卒於南昌之邸。其門下士全祖望。聞訃於京。旣已爲位而哭。因念使君之歷任外臺。暨權使也。爲名憲臣。其任牧守也。爲循吏。是皆班班在人耳目。國史家傳。當自能詳其顛末。卽以使君之莅吾鄉而言。遺愛所存。亦更僕不能悉指也。獨有一事實。翔行於吾鄉。而其功遂流布於浙河東西。然莫知其出於使君者。斯予不能不於哀誄之中。仿柳子厚狀段太尉例表而出之。先是浙中以大逆累出。天子爲世道人心慮。欲加警飭。於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簡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公。旣宣揚國家所以激厲風俗之意。人人當知大義。甚諄且備。未幾。卽與總督宮保尙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

後上言。浙人感當宁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尙未得閒以請。使君之以太守至也。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爲尙。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是在平時業有嚴律。今約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卽令停試。俟其旣完。方得從有司具狀補錄。倘能久而成風。則士以逋糧爲恥。相率奉公。民風亦歸厚矣。時里社不肖。驟聞其事。不能無怨。使君弗爲動也。已而學使行部至寧。聞使君之所行。善之。卽令行之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是時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有意施予恩澤。及聞此事。大喜。卽降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勅所部議敘。前此浙人惕息震雷之下。深以含生負氣。忽見屏於聖明之世。高天厚地。俯仰無措。至是觀光有路。歡聲雷動。而不知實自使君成之。猶憶戊申之夏。予適以事在杭。時學使方膺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然而使君未嘗與人言。故人鮮知之。居嘗竊讀邸鈔。窺見聖天子愛民如子之意。如江蘇積歲浮糧。一時蠲貸。山左折畱漕米。以至直省少有水旱。卽令停征。催科之不急。三代以後。實所未有。然而夏稅秋糧。則內外官寮。祿廩。以至邊海軍需。一切祭祀。賜予之用。皆所取給。使長吏務爲姑息之政。釀成罷民。將特學校爲狡窟。馮巾褐爲護符。愚者効之。相習莫療。及其決裂而莫止。勢必復出於鞭箠敲朴。是適所以罔之也。使君之爲此。所謂本雖麟之精意。以出之者。不學之徒。寧足以見其意哉。使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先輩九沙。始知有予姓氏。其後顧予最厚。然予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重予者更甚。夫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固人之所不能自己。而不得拘之以少長貴賤之分者也。爰拜手而爲之誄。詞曰。

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峨峨使君。破荒而出。

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游歷方面。樹藩秉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粉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

馮丈南耕墓碣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畱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顏行。嘗有冒梨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沖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畱仙兄弟既逝。芾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耕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兗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梨洲。要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墨守之間。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閒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考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礪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嬾於著書。既不遇。頗怏怏。得酒卽喜。劇飲頽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尙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蓋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

胡注之誤者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茗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度佛經於闍，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張丈韞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璫，字德符，別署韞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塤始受業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璜，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溫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閒。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旣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閒，淡然弗問也。蓋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菀，皆能以舂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豪於飲，其觴政亦風流縑籍，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萼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癡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迸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文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估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類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

葬於城南之虎狼潭。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丞左吾王公至鄞。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以銘。銘曰。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柴丈漁山墓表銘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人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兗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略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鏃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間。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宋魏文節公。罷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羣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先生諱梓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

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既未能盡其材，卽其所小就者，亦死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揆天之才，而勵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梨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梨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生德巍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雲次永昌，知府雱，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膏粱，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慎，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兄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遞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畝先自楚歸，先生與共讀書，爲之授室於己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兄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乖刺，有以前母之子而凌其後母者，有以後母之子而摧挫前母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尙遭此厄，至於嫡庶之間，尤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

東萊也。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島、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尙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予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壘。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春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葱龍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斂。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戶，狼狽無狀矣。其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嫻，任卹之行，盎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鄰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剏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塋道，以及

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甞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窶甚。先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平糶。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略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穿窬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耆老者歟。先生諱允靄。字筆雲。一字蓼存。廩貢生。候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諸生。以孫永昌知府。雩。賙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篋。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篋。生子元紱。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予。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范培園墓志銘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蓋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遍。然培園寧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丈南臯。前磁州牧萬君西郭。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蓼厓先生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臯在昌國。蓼厓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與存歿之感。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畱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畱連竟日。其諸子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兩淮運使及鄆陵令者。培園貽之書。但以祖祠祭田爲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蕉萃菰蘆中。惜子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予商榷。頻年神力漸衰。吟咏少減。去秋出其東隣陳氏夜飲。作云。愛客陳郎累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今春社後。予與南臯冒雨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畱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蓋實錄也。相約叢桂。旣開。當謀再敘。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某鄉之某陽。其銘曰。

善人之資。俠士之骨。宛其死矣。賈志勃菀。故人有銘。千秋不沒。

葉徵士桐君哀詞

同年宜興儲君寬夫來京。亟爲予言其鄉葉生桐君之材。桐君故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修山西通志。撫軍石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來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愿甚。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先生。而無從訪其邸第。日俛俛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問之。編修笑曰。此吾東隣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見者。於是偕之登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中。桐君向日從寬夫聞予名。并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著史論來。先生與予挑燈讀之。其考索尤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諸陲。先生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願以在己幕中爲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人才如葉生者。而乃以嫌爲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軍卒薦之。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未幾而聞其病。病不數日。遂死。其去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旣予人以瓌異之才。而復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心也。如桐君者。卽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自表暴於世。而顧厄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爲人絕無少年才士習氣。萬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在太原。嘗見桐君之文。而心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歿逾月矣。謂予曰。子當思所以傳之。予乃爲之哀辭。使其家鑿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撫

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有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其詞曰。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深寧。而未見其止。以君之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其面而錐其指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者天。曷以有此。

汪孝子墓志銘

汪君萃宗。請予志其尊人孝子之墓。予以方丈朴山。張君南漪之傳。已足盡其生平。詞難更設。遲遲未及答也。萃宗請愈力。會予有度嶺之行。萃宗遣人隨予舟中。必得文而始返。有是哉。表揚先德之殷。而媿吾文之不足。憫其望也。孝子諱之麟。字天石。一字怡菴。世爲徽之某縣人。今爲杭之仁和縣人。汪氏世爲天都甲族。孝子曾祖某。祖某。父仕周。母丁氏。孝子至性過人。九歲失父。擗踊哭泣。變除之節。罔不中度。其檢點附身附棺之物。有如成人。旣長。自以養不逮父。所以事丁孺人者。竭誠盡慎。日食飲必偕。婦侍於旁。撫摩哽噎。審其嗜好而進之。呼其所愛子女而使共之。以承色笑。中冓廁身。自浣濯。盛暑嚴寒。扶掖不離。蓋丁孺人春秋八十六。孝子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年。其寢門詳悉。不可殫述。而精誠所至。通於神明者。有二。方丁孺人初嫠居。傷逝致疾。昕夕涕泗。目爲之成障。醫治不效。孝子以舌舐之一夕。頓返光明。及年逾七十。復病泄瀉甚篤。孝子與孺人唐氏焚香告天。願減算以延母壽。疾爲之瘳。予嘗謂忠孝人之大倫。無可軒輊。然而節烈之事。每以激昂恍惚。震蕩耳目。易於流傳。而家庭庸行。反多忽之。若孝子之醇德深情。天地爲之感動。況其餘乎。晚年嘗患足瘍。痕深寸許。撫髀悼念。恐負全歸。已而平復。古傳所稱樂正子春之事。何以加諸。乾隆改元之歲。以其父諱日展墓。悲號泣血。遂以不起。年六十六。娶唐氏。少房虞氏。子

四。萃宗、厚宗、鴻業、鴻涵，皆克家。而萃宗、鴻業與予善。孫九葬於某鄉某原。於是浙中大吏採鄉論，下有司覈實。僉曰：應旌。乃得請於天子，勅賜坊以表之。更爲之銘。其詞曰：墓闕峨峨，慈烏哺之。墓田畦畦，孝筭護之。本支百世，天其祚之。

龔丈省齋壙志銘

錢唐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顧予過之，見其雞黍之養，不匱於堂上，猶能以餘力爲吾曹蔥湯麥飯之驩，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爲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遊，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牽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於久客，清其逋，蓋叔父自六十以前，幾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於官，家早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臙，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以立身行己先正格言，諄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鬼蔭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爲一氣，死當一邱，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南高峯下，傍大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穆之位，以次竝列。子孫輩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叔父謂曰：行矣，報國以光大其家，不必以老親甘旨爲念也。當是時，鑑爲子言，感慨於邑，至淚下。是年，先生七十，因乞子文爲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丁艱歸，不名一錢。先生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少，無以爲喪。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正不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之惠，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挂諸齒頰。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矣，忽得一官過。

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書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茫然曰。吾疇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惠也。蓋其不責報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爲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爲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世道澆漓。斯人日自戕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省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者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某氏。少房嵇氏。艱於得子。撫從子鐸爲子。已而得斌。皆諸生。學行不下於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予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墓。昭穆訢然。

桐鄉朱母錢孺人耐葬志

吾友桐鄉程君尙賢。篤行人也。亟爲予道其祖母家錢孺人之賢。孺人者。朱君青崖之姬也。青崖娶魏孺人。生子豫而卒。繼萬孺人。病不任事。於是孺人歸焉。孺人性貞淑。尤善治家。萬孺人遂盡以家政委之。曰。吾得養病。必不咎汝專也。然孺人無小大必稟而後行。歸二年。舉子上錫。又踰年。青崖病。孺人甫孕。扶持湯藥。盡瘁。青崖病卒不起。又二月。復舉子上錫。孺人當大故。搶攘之際。支離牀蓐。加以悲恫。而附身附棺。巨細井井有度。萬孺人仗之如左右手。垂涕語其二弟。令以姊事之。孺人謝不敢。數年。二子稍長。就塾。而長子豫病。豫之婦甫舉次子。又病。塾師亦病。孺人以一身支柱其閒。藥餌茗粥。無事不經其手。豫之次子

以母病。亦賴孺人撫之。先是青崖臨終。分其田宅爲二。以授豫兄弟。然意猶躊躇。孺人曰。君殆爲腹中兒懸懸也。庶子豈得視適子。幸而生男。分上錫所有。予之可矣。豫雖分產。同居如故。一切皆令孺人掌之。至是以病益仗其力。塾師卒。無子。孺人令棺衾必如禮。七七之中。皆上奠護喪歸其家。乃止。未幾。豫卒。數年。萬孺人亦卒。蓋自青崖之逝。十有九年。養生送死。皆孺人力任之。孺人督其家以勤。治之以儉。九宗三郤之事。無失禮。而加以嫺睦。教其子以立身行己。故其子皆兢兢以墮其母教爲懼。雍正十有一年。秋八月。以疾卒。生於康熙八年。夏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上錫。上鈔。皆太學生。孫四。上錫將以今年十月。祔葬孺人於先墓。而介尙賢以乞銘於子。子因以平日所聞於尙賢者。書以答之。銘曰。

錢氏之筵。應女星兮。月則幾望。人不驚兮。其君之袂。亦退聽兮。亦有冢嗣。視之若所生兮。慰我夫子。於九京兮。宜其身後。梧竹馨兮。百世而後。視我銘兮。

朱孺人李氏志

予遊江都。於朱上舍。自天爲最契。征車南北。弭節之辰。未有不聯牀作十日話。而自天之孺人李氏。甚賢而能。予以邱嫂事之。自天館。予於齋中。寒暑飢渴。孺人能從壺內揣度。無不中。乃知龐馬漢陰。過從泊然。兩忘於主客。固其交道之深。要必其內助之賢足相副焉。自天每以幹濟才自負。不徒伊吾雕蟲之技。顧孺人之擘畫。每爲自天所不逮。自天性疏宕。一往不羈。孺人每引而納之矩矱。以予所見閨閣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備。獨於孺人以爲無憾。故自天不獨倡和之雅也。而兼以師資之敬。然自子累館其家。見孺人於家事。上自王舅姑。君舅姑。旁及先後娣姒。下逮子姓。賤而奴婢。外則親黨應酬。內則米鹽瑣屑。無一

不勞其神。竊爲憂其不給。嗟夫。綺羅膏沐。笙管鶯花。江都之積習也。孺人反是而行之。無亦違時風衆勢而過自苦乎。而況百感萬勞。旁午交錯。苟非金石。豈有不蕉萃而待盡者。乃未幾而孺人果卒。其卒也。遺言片紙。了然於生死之際。而目猶強視。口不受含。可傷也。說者以自天之才。尙未得泥金之報。以慰孺人其耿然者。殆出於是。然此猶其淺者。蓋孺人門戶所寄。一旦忽焉。老親惻惻。稚子呱呱。長逝者有知。何能自己。自天以所作孺人傳來乞銘。予曷敢辭。孺人姓李氏。世籍鎮江之丹徒。今居江都。康熙癸巳。舉人某之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子一。嘉穀。葬於某鄉某原。凡孺人之生平。其見於自天傳中者。不復備。

此
页
空
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八

碑銘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黶。字懋韜。後名大震。字二何。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筆華綺。而先生更橫厲。宮詹晚年。嘗撫先生嘆曰。此奇兒也。吾家文章之寄。其在斯乎。壻於陽羨吳氏。故巨富。資妝數萬金。隨手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篋人。所至有殘杯冷炙之嘆。卒以客死苕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不傳。李杲堂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於其大節有未及者。先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尙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尙書生白。李尙書稽仲。江翰林柱北。皆力吹噓之。於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爲權璫制乎。卽令如茶陵之於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況未能耶。竊爲閣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驟衰。先生謝曰。一介書生。閣下卽麾而去之。非所怨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附奄也。累斥之。於是連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陳時政疏。將投甌。會亦有不慊於中者。嘆曰。尙非其時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先生詩有曰。橫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廠臣並陛下。如

鄞 全祖望 紹衣

今天子忽異常。開日要進虞與唐。聞君萬言書滿紙。草成不上果何以。抱璞荆山每見擯。折弩千鈞羞再進。紀其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杲堂僅以詩人目之。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於贈宮詹公墓旁。子一美。閔先生最工書。兼喜畫。醉後掃雪呵電。隨意揮灑。老筆頽唐。至今戚黨中尙多有之。其銘曰。有才揆天如同甫。嘗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高。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塘來。卜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篤學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直道不容。外遷陪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南畿。爲循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展其用。祖望之高。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別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別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祖望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別號北空。他山府君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事不可爲。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勾東之人。遠在天末。尙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吾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東。最稱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臬。又爲東湖萬山之中。人跡罕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王父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汐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先生

隱學嘗嘆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遜。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然。城中里第。爲營將所踞。圖書法物。無一存者。所有春雲軒池沼。廢爲馬廄。乃自以爲入山已深。而杜輿起兵。管江構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嵐。風鶴之警。日至。雞犬俱遭物色。寨長土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卒得免禍。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君暨孺人李。式公府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再娶。始得舉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王父所親字也。其荼苦益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子旣長。始返城居。得一椽於宮詹府君第中湖上。有不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日唱酬焉。望見之者。皆知爲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有八而卒。生於崇禎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丁丑五月初二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月。以不肖祖望。邀恩命。賙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贈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於天性。和州府君之祭田。幾爲羣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山府君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肖。奉養有闕。贈公月致饋。以饋之。羣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諸忠傳略二卷。聽濤樓詩二卷。葬於城南和州府君墓旁。先君子欲爲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皆先君子口授之。而次之以爲銘。銘曰。

肥遯之節。固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垂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先宮詹公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之歿。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胄。蕭然如儒素。獨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厲。熟於

史三漢南北朝兩唐紀傳背誦如流。王節愍公令鄞。深器之。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斂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間。事旣不克。幅巾歸里。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屢強山海。遂爲大朝所指。目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先生自是遂爲目盲。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袁閔之居士室。如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有嘆聲。於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邏舟之過不絕。顧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綫。汝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識汾陽。其與先生之識督師。皆出於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爲中興之元老。一則爲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愧爲天地閒偉人。一也。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周氏。江上授禮部主事。子三。其仲爲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於東錢湖祖墓旁。所著有崧窗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子也。二何先生雄於詩。其草書尤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馬極似松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而盡。至先生。遂窶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善。重之婚姻。故先生爲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少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劍鏢。周氏則尙書應寧。

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燻。宇燻。李氏則尙書康先孫振璣。振璣。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棨。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棨以部曹爲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宇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禍自降其節。己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扉屨。則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間。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二陸之居。與先生隔一垣。姚江王侍郎。纛首城上。宇燻竄取以歸。藏書庫中。每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一卮祭之。雖其家人有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宇燻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年。張尙書難作。木千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蓋二十年來。社中人物。或死或生。要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自唐以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可不亟爲封殖。而成周分殷民於諸國。漢人徙齊楚諸族於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者。子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爲之後。雍正甲辰。始葬於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傳而不果。予爲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蓋文

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於正寢。距生之歲。康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六。其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苦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墓於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

編修九沙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僂民之恫。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其與表志足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燈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卽遍通諸經大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嘆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而一歲中多在牀蓐。先公竭束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八歲。先公於治經外。授以通鑑。通攷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嗚呼。先公之於不肖。字之艱而教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倚門一慟。老淚爲枯。嗚呼。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忼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善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爲急。羣姓中或廢棄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人之遺教。必痛責之。不改。則疾之若讐。幾不欲與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暨其子鼎孫。謙孫晉孫。頤孫。鼎孫子者也。實置義田。以贍吾宗。三世而始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克守也。今以汝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道荒蕪。三春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以供祀事。汝其行之。卽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匱祀矣。不肖幸得遭

逢大禮。馳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封曾祖。卽欲馳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安得再展一世。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續娶於京也。本謀迎養。而不果。旣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甯京先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惘惘焉。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詘右。故戚戚耳。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之日。坐牀篋間。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吾全氏自宋侍御公遷鄞。二十三傳而至先公。五世祖諱元立。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祖諱少微。和州同知。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布衣徵。今贈翰林院庶吉士。世德清白。爲句餘望。先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歲。始多作詩。至其攷證。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概見焉。舊譜謂北史商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改爲泉。先公曰。未敢以爲然也。全氏之先。出於泉。非由全而改也。平東之後居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武節度使師朗。王蜀之助臣也。其後有金川防禦使師郁。孟蜀之藩將也。世爲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得指北史諸泉。以爲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司空公有女。葬其封公墓旁。卽荆公女墓故址。先公曰。此謝臯羽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補祭酒。先公

之攷證。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復相近焉。是爲銘。銘曰。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邨。嗟予小子。望之赧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槨銘

乾隆己未三月。甬句東全祖望。令匠氏爲先府君作石槨告成。將以結壙。因援漢景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詞曰。

死欲速朽。有爲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峰之南。卜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嗚呼。先仲父客於外者五十年。而卒於京師。從子祖望。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於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省覲。而尙未能以殯行。乃爲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於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於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少於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其零丁孤苦。吾父時時述之。仲父年十八。卽遊京師。借硯田以餬口。然其爲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於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與人交。務歸於厚。而每失之。過同里先輩。官於京者。如屠尙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編修九沙。皆重之。囊中游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親舊至京者。卽館之。爲之謀其所往。不得。則衣食之。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喪。則殯殮之。雖百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同產。而所見不同。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爲學亦當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爲利之謂。蓋量入爲出之謂也。故吾父

介於取。亦介於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甚省。吾父以其久客於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客愈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薦授博士。受任歲餘。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曰。遊興亦當闌矣。仲父亦竟弗歸。蓋其生平之志過侈。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遇之蹇也。已而仲母以病卒。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得疾。久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告者。卽解囊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望入京。仲父見之。喜甚。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爲何如。而今日尙小草乎。其待汝成進士。吾偕子而歸耳。癸丑。長弟又殤。仲父益忽忽。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既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遂絕。嗚呼。仲父之生平。不無過於疏落。然而其意則歸於厚者也。以近日世風之偷。如仲父者可多得乎。而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望如子。吾母每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仲父之殯。尙畱滯於此。誠罪愆也。抑尙未有子。未能爲仲父置後。稍待之。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爲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嘗以予性地忼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

之報耶。予賦長句一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爲予鈔紀遊詩二卷。壬子之春。孺人臥病牀第閒。而家君子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屬者。則秋閒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卽孺人屬續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祕其事。隔歲而始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絕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人自以年已三十。予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心爲憂之。身後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乎。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歿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於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於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葬於城南和州公大家之旁。予去年幸邀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貶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覺歎然。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加於吾孺人也。

殤兄壙銘

殤兄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卽能略通諸經章句。舅氏蔣先生蓼厓嘆曰。是聖童也。家君收稅於鄉。兄隨吾母往省舅。忽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阿爺來否。家君聞兄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歲餘。兄之死十年。而予始生。予少時頗自負。藐視羣兒。家君叱曰。汝兄如虎。使汝遇之。走且僵耳。是爲志銘曰。

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角。麕不如殯。鷗之不翰。鷖不如鵲。嗚呼造化亦何心哉。殯音獨。未生而胎敗。鵲音段。卵不孕也。

殯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是時予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祕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訊中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吾妻。亦并負是女也。既作張孺人壙志。并書磚以納於女墓。

先真志府君墓石蓋文

先真志府君。不肖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中。結真志菴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題詩曰。真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尙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於人間。而又仍歸於吾家先穆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穆翁之孫。出以示予。予乃補記其石蓋。而令菴僧爲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於府君弟頤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當自府君始。又增置其先人所勸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君子也。府君子篚。工於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略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殆有漢萬石君之風。卽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菴故得無恙。然而志之出已久矣。柳州之於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蓋。猶之碑陰之例。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不肖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志文稱大宋。不稱大元。雖書泰定四年。而較之。但記甲子者。其倔強不異矣。

此页空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一

明禮部尙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尙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逆之畱歸其家飲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旱潦相仍催科甚拙己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以蜚語削籍權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有三樂其一爲叢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公性恬淡旣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頗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

堯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滿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遷員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尙欲拒人言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客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養庸庸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尙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

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汗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鬻，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兵則考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義，招公居四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

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畱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略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畱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大亂預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尙書張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匆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卽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大兵攻海口牧出戰累勝而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卽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鬪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略也黃斌卿尤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思并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略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閒動卽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卽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

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與吳公鍾繼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大兵斫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中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涔涔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民狡。施飛灑。詭寄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遺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費算不與。匿田不自占。及攬他人田爲己產者。論如律。圖其阡陌。原隲於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而怨。繼而服。時時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餽遺。公以泉水雙罌上之。光先歎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至淮上。而國亡。南中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於方王也。棄之入閩。而閩中亦厄於鄭氏。加公尚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碓城山中。丁亥。諸軍次於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於王所。卽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埕。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願

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黔而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公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舶，慰勞之。鮫人蠻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公如父。已而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勸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歸者也。方共守沙埕，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諸所，大兵圍之。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尙書兼掌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爲，而悍帥迭起，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問左右曰：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丰采隱然，自皙如故。庚寅冬，父卒，監國令墨衰視事。翁洲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經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翔武而出。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於海。長子善毓從死，而太夫人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鷲，有義士匿之，或以告之。提督田雄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歸鍾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子，讀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間，農祥所記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尙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纂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子已有碑志。乃作三尙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子。至其祖多。坐毆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救之。遂傾身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公少補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爲里中鳴不平事。與諸長吏相搢拄。長吏恨之。中以所行不端。幾斥。知蘭谿縣。劉宇烈獨知之。曰。此郎嶽嶽。非池中物。力調護之。得免。成萬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傑。視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議。用勦。集步騎徑前。賊衆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兵海道以邀之。朝議未許。而賊已揚帆去。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蔭一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哭於二祖。列宗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撫東時。募得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爲麾下親軍。至是。許將之。至廬鳳。脩復園陵。以總兵楊御蕃隸焉。七月。賊十三營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爲憂。詔公以兵二千三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賊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良佐竟卻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盧公象昇。大攻賊於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

公以良佐等戰於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纂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苾等一戰於陶城鎮。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救之。賊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當是時。制府殺賊者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爲盧公。秦督爲洪承疇。皆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曹文詔。曹變蛟。祖大樂。祖寬。皆健鬪。所向有功。而公軍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曹祖亦遠遜。公獨以身枝梧其閒。指示方略。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楊嗣昌遭排笮。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爲應兵。而公自行軍以來。頗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額餉多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姜琛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刀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筩。公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治兵於江干。鞭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卽行。光先犒之。進擊走都。紹興推官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使非公一創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知東陽縣徐調元。

亦挾舊隙。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於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會國變而止。論者以爲公先在行閒。雖不能無過。顧棄瑕補垢。尙應在所洗拭。至於粉社急難。挺身赴鬪。而反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尙書徐公石麒。再疏薦。不許。已而竟起爲兵部尙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故也。時阮大鍼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至。出督靖南兵禦之。大鍼亦繼至。而南中亡。公方與靖南議奉弘光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議與江上諸公奉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取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閩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監國本非有爭名號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勢多牽制。而閩師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異同。以啓爭端。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嘗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聞公家尙多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爲尙書。其悖如此。公方禦之。監國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修宋公署爲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婺中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預進取計矣。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守。三月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叛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在義烏。爲強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縋而出。部

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允孫也。雄健有智略。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左右手。有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煙焰大起。聲如雷。大兵雖失利。然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而急過邦璿。邦璿方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共入庫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卽命從者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傅巖亦死於義烏。邦璿妻傅氏亦死。公孫都督鈺以奉表入閩。亦死浦城。金華城中之民死者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爲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則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下疑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記公事多謬。吳農祥爲公傳亦然。如云公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閩是也。農祥於公有戚屬。尙不可據。予故作事狀以正之。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蝸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旣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睿臨。

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疆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擄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僞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

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屣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懂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拏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柰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真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宥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

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鮪埼亭集外編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間。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叢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謬謬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略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尙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

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略。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己氏所爲也。囚中作生謝死謝。摧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烝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倭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甌。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尙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

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夫己氏又告變。夫己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閒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絃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擄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頰，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柰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還

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諡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尙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裹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尙有米親掃曰舂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徐起投纓堂中旣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纓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咫夫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瘡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旣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咫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力填闕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況重腫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宵人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讎

快心言之可爲浩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終賢於筐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柔。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己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冢宰碧川先生竝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以下無論也。時人爲之歌曰。半壁宮花春讌罷。滿牀牙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而四忠雙烈出焉。遂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殲。不可謂不慘。然而爲故國增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號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第三弟文瑛。早卒。次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瓚。字贊玉。號圓石。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琅。太僕卿美益之玄孫。澤州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邁之孫。監紀推官秉節之子。秉節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勸諸子。里中以楊太公稱之。推官尤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其諸弟。然家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禎己卯科。始娶於杭之張氏。而以其婦裝爲職方娶李氏。截江之役。太公親帥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節於天興。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爲然。而同里張公蒼水。尤出揭力排之。御史乃入閩。思文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思文然之。卽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饑。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名言也。思文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中。

以圖會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思文出走。方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兄。臨軒試之。對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卽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人尙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略。歎曰。干戈載道。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壑渡江。時兩軍列戍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鬪。每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兔至。皆以爲從天而下也。會江干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畱職方居守。以都事從。甫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間。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於路。路人憐其孝。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齎入。柴賊以數不足。欲殺之。都事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歸。俄而推官兄弟返。避地於泰順之竹園。欲求思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止翁洲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相首尾。於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慎之。御史亦以爲然。不意翁洲未嘗愆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爲人所得。密揭告變。竝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官兄弟四人。方謀於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於辟。安用義爲。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閩。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恍慨無卮詞。但言御史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先在囚中。聞之。淚涔涔下。而太公因囊餽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歎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

官獨不可。於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既殯，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御史猶豫未決。夫已氏復以賄請於當事，必殺之。乃復逮之。御史大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已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畫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爲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遂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爲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所遺二女，楊郎在囚中，已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於太公之前，投繯被救不死。怒曰：『將墮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毒不卽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時，亦嘗割臂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云。沈夫人噉然而哭曰：『吾媿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歎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諸君將陷我爲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閩部中藻於福寧閣。部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幸甚。』令參幕府軍事。時都事尙未娶，閣部欲婚之，曰：『謝三賓，讎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閩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之。職方乃閒行謁張公，把臂痛哭，託以聯絡中土事。自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爲戒，勉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彪爲患，逮至錢唐，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

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珽。文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於道。一門遂盡。職方之死。葬於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於鏡川。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附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鳥史。蟲史。俱不傳。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詩。職方絕命詞。皆僅存者。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死於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爲表之。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戊子之難。過宜華公爲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考之。華楊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間。有須暴白者。遂不得比於段岐。一輩爲可惜也。予旣爲華公夫婦合狀。又爲楊公兄弟娣姒合狀。偶緝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考證。未可知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竝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尙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

謁軍門。二公奇之。畱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等。亦與若思擁錢忠介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瀝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竝角巾歸里。先是。故尙書慈水馮公艱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爲署。有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卽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爲內應。若思曰。諸軍旣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期而夫己氏告變。諸道兵皆爲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陴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卽調城守營兵分鎖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卽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忼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己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

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聚議。亦以過宜爲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尙可免。況過宜旣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爲。乃私爲之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爲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爲夫己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億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巽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諂之。於是高公宇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焦原者也。可以不爲而爲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効。以萬一得當上以爲故國。下卽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思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旣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姥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姥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爲夫己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卣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

其子卽華公培也。黎學使博菴曰：華文蒼邃，王文簡淨，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錘鍊，王尙冲夷，至崇經酌史，不眩於諸子，則朴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崿，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縝栗，至惻惻無文，恂恂不能語，則潛養均也。馮尙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赧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目。江上召爲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焮、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屏履，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醢酒，刺血誓師，約以翁洲。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己氏告變，直指遣謀者入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謀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鬪，別令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己氏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桐、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爲出自評事。華公聞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爲也。夫己氏私謂人曰：王卣一沈靜淵默，猝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爲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爲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

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董稍與華公隙末。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畱吾血三年而化爲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是役也。謝氏第一揭帖。爲董公志寧、董公德欽、王公家勤、楊公文琦兄弟、屠公獻宸。第二揭帖。爲華公及慈谿馮公家楨、馮公堯、李公文纘。第三揭帖。爲高公斗樞父子、李公桐父子、定海范公兆芝、董公志寧、與楊公文球。急逃得免。二馮以其子弟行賂得免。李公文纘以過宜力辨。其不預得免。而第三揭帖中人皆免。董公志寧、李公文纘、范公兆芝。予皆嘗表其墓。合觀之。則戊子之難。本末了然。陸夫人諱玉辰。

張夫人諱玉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挽強弓。舞大刀。兼喜壬選之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於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兵諸營。分汛江上。而陳公以會推畱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於錢公曰。麾下有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束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稍遠。得不預。然台軍遙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爲錢公將。幸兩家皆忠悃。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餽軍。或曰。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於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強取於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爲之罷困。其以客軍駐台者。爲谷文元。宗室嘗接李礎。暴橫頗學兩家。而竭力支拄籠絡。使不至大逞者。都督之力爲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其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以輸江上。

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都督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嗚呼。乙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匡山三丞相之流。如都督者。則蘇劉義一輩人物也。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嘗爲方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免。故先贈公嘗欲爲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未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不足徵。而都督家門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據所聞以述之。使因國之史有參考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溪縣江都王公事略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哭臨。謂哭崇禎也。爲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公雖致之餼。顧甚菲。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下。公不問。明人最重閩諠。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剽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酉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

遣秉子拾墮樵。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興擬之下矣。蓋其嘯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則尙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縣。則巡道陳公瓚。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卽去。卒死國者。駕部王公之棻。卽王公章子。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勸長吏之一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黎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略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卽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藜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獲。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刑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爲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

出之劍鏗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士薦紳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洟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勾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鄧君章。同隱戈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畱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磴磴。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與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閔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旣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葢山之學於梨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憲。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錢塾菴徵君述

六世祖免進士以侍郎管江西布政司使

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祖若賡進士江西臨江府知府

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社人

公諱光繡字聖月晚號蟄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及諸前輩集中碑志不具述先生少負異才隨侍其父僑居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遊吳中宛中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閒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硤中則有澹鳴社萍社葵社吳中有遙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則師漳浦談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煙萬允康祝月隱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耕巖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顧子方顧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閻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徐元歎余澹心周子佩方爾止陸冰修皆魁傑不羣之選方外則參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用世才寧國分符出守不甚諳吏事簿書山積一出先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絕倫先生廣爲布置卒令有司擒而戮之常勸漳浦以爲太剛不如用晦以參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廬二銘法廬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齎盜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報王稱制先

生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玄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馭於獄中。俄而南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先生居破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破中舉兵以應吳中。先生亦不預。蓋先生雖爲故國抱杞人之憂。而逆知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鏗。所之有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佞佛之癖。決波倒瀾。儼然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習吳中況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飯依釋氏。而且且啖醢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半觸於時之所激。故未嘗不呈露本色。梨洲黃氏申明叢山之學。先生與談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爲諸子作復性之會。汎濫西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爲必如蘇武洪皓。方爲素乎夷狄而行。竝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門之偉論也。先生於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延嘉被薦。先生貽之書曰。聞之梵語。修羅每膳必嘗千種兼珍。末後一口化爲青泥。玉堂清夢。非復昔日兼珍。青泥滋味。恐所不免。吾兄其慎之。宮坊故不肯出山。得先生書。謝爲益友。葛學士世振被薦得辭。先生踵門以詩賀之。招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辭得免。又有薦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開宋徵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生一見。託疾不往。崑山朱應鯤亦故人也。及宰上虞。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爲新通守樹碑。列先生名。亟往削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爲尼於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於天封塔寺。九月初七祭張尙書於城西。從兄江寧推官

肅凱與先生始睦終疏。及其罹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爲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力救之。其自
破中返甬上也。構莖齏菘。闢械園。築歸來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偕。王太常玉書。高武部宇泰輩往還。酬和
晚年與宇泰爲耆社。慎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得與也。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
高。而牧守干謁仍不廢。先生長謠曰。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
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平日風流自喜。蘊籍得之性成。雖遭厄運。不爲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
成心疾。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於萬歷甲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
恭。葬於臯前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漱玉集。香醉
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社詩選。停雲草。水鹽集。獨寐寤歌。白門詩。莫草。三十歲始重定之。曰刪
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定之。曰
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以後也。忠介子濬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爲沙汰其繁。存其精
者。得十六卷。濬恭因請爲之狀。予乃述其大略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
德行。卽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略同。溫公
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闔。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留臺。神宗
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滇。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

公賜環。今上以皇子賢。胄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盛。半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實。學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卽留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闡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旣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歷書。而讀之。卽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實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大出。長史。張公尚也。又曰。賓實讀書。一切歷算音韻。皆不甚置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若賓實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召對稱旨。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預。公由特簡而出。所至卽與諸生講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旣畢事。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內艱。居喪如

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召入直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諸臣。無公名。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直。吏部乃反以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啓事。而公所夕修書無暇及之。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卽提刑也。刑清訟簡。奸宄不興。己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憊。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屋數百間以待。既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扉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軼出。驚居民。居民不知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糶糴之屬。前往交易。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曰。諸軍憊益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并爲奏免其馬匹倒斃之賠補者。大師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爲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部尙書總督雲貴二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尙書。京察自陳。奉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爲國家養元氣。士司洞主皆曰。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是所謂計以爲直。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時於奏中爲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聖德之法。天不息者。世宗手批答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忌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爲老儒迂其言。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反憾。適其入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竊百務俱弛。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召入朝。大用之。乃於乙巳解吏部尙書專任巡

撫而新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黼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洶洶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他事以代賠分賠之贓加公至數萬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估直不滿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愈重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今上嗣位追承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尙書管祭酒又令課皇子直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及聞祭酒之命則喜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遞及國胄以至民間之俊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之名耳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漢唐以來所未有尋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公每日入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修書不預朝賀似無害於是召梁學士詩正入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皇子講讀者也至是丁艱上援前例畱之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尙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

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皇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日課焉。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子太傅。賜諡文定。公無子。以從子名應詢爲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於坤之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盡於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望而知爲朴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語移時。歎曰。公眞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者也。長洲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當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已爲之狀。然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暨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會有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鍾清氣。異日當爲夫人苦節之光。

抑又皆貴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讀畢。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予家自喪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婉善承之。溫涼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歎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以爲報。從大父老而窶。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苟有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於從太母。贈公喜曰。此真養志也。而闔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長兄之生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經略能上口。六歲而徧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黨中遂有聖童之目。以爲先司空宗伯而後。當重大其門者也。一日誤以小刀削牘。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清弱。旣以侍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寢。外大母與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祕之。不以告。旣逾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愈。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瀕於殆者不一而足。先公研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祝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急。呼禱於影堂。占卜於龜人。瓦人之從違。驚皇於中夜之噩夢。蓬首跣足。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病。而稍閒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鑑通攷諸書。太孺人輒以栗果賚其乏。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

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年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尙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壬子。太孺人復令不肖北試京闈。而嬪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科之薦。爲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成進士。選庶常。得預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於晨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又得脾胃竝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而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祐於不肖者。至於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祐。乃世間爲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爲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又非凡爲人子者所可同矣。太孺人雅工詩。顧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嬪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閣之急務也。性不佞佛。比邱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強悍不可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首媿屈。曰。此善人也。喜怒不形於色。雖僮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詘。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謚曰慈懿。紀其實也。合葬於先公木阜峯阡。不肖伏攷古婦人之有行狀。始於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柏譏之。以爲非。其

非之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又出不肖之自斃。則固不同於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謹述。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濟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糜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尙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得聞。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當任餉。即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既得金。實無意易轍也。而開雍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舶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

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瘦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復壁之間。旣以好義知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閭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尙保殘寨。職方重趼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

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間。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間。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開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

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會預公山寨中。知之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間。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聞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侍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鞏。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遂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爲眞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眞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間。引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祈夢於于忠肅。

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世。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會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昭宣、餘姚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子吏部棟、從子職方旃、長洲文肅公弟舍人震亨子乘、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遭厲疾。守恆匍匐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瞿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紳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愎。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甕。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甲戌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髯講官有用才也。旣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法。以庫金告。羅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參將孔庭訓。

屏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廷璧者。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薙髮可遁。守恆斥之。被執。不跪。賊以刀剗其膝。鏹以矛。罵不絕口。洞胷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己。守懸。從子永禧。永躍。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罵。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竊其尸坎而埋之。漕督以聞。詔贈少詹。諡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之同死。廷璧字荆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登萬曆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大禋。捐捧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爲盜窟。郝良貴。房星。袁營。曹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郛。練兵保甲。爲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洊被兵。民無寧宇。萬亨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毋殺我百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總兵劉超。用威凌厲。萬亨抗不爲屈。已而超叛。殺都御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啓睿帥軍討之。諸道兵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轉輸不絕。超旣伏誅。幕府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顧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卽位。以萬亨諳中州情勢。使

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寘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人無固志。萬亨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挺圍萬亨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亨。萬亨至。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時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兼右布政使事。兼綰七印。南都陷。萬亨奉母至撫州。屬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帥金聲桓。招之。不應。提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歸里。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略。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鬪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噉名。密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闔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醺醺墊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沈。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既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贊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理商經術而尤畱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遭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閒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遘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

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葬。倉卒未耐影堂。列木主寢室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响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之者。蓋其言行若蒼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爲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刺。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勸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其時評雪樵之詩者。

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彝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畱。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已而奉其父儼居東臯之般隘。己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於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瑄嘗欲爲作傳。而不果。其旣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略。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試。其氣蓬蓬。汨汨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喜神仙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旁魄天壤。而閒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尙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亢。不肯一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眺於野。或解之曰。天未書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旣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泠泠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

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顛水澁之間。消息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間。否則尊艾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史林公靈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共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汐社例。舉南湖耄舊之會。慎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共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綿上之節。汪參軍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并命。降及草野。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表章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淮揚之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興矣。予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薙刀緘衣屬光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者肅然敬。淒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鍼。田仰朝宗末路。無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午謝翱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家也。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僮有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哭罷。盛飾投纒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故徵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兮。鍛羽旁皇。胡然靡叱。昊天不臧。萎身尺練。隧壑偕藏。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

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蕩澗水不清清者。瀆噫噓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嶰谷輩。令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尙書失身於柳。如是。龔尙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夙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趼還桂林。復爲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生起。官工部。王旣稱制。尊其父端王。慕爲興陵。令公司之。王遣降臣修養甲祭陵。密令公礫之。桂林失。公曰。吾君尙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

所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固百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旣入奄幕。陰鷲深賊。罷官後。尙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尙無大敗行。阿兄狻狙。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薙髮爲僧。伴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尚。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尙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尙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尙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尙書大雷山中。微言勸尙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屣屨。

其後求周公囊雲銘尙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膺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宇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馮都御史畱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間。遂以坎軻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書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尙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黎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贈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尙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

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尙無子。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興也。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廠衛官校。皆服其清。秋毫無犯。輦下肅然。旣受院曹之命。以丁艱去。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子攷明之縣令。最稱慎重。其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郎。由是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尤散之員。非所重。而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徵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寥。及見半湖陳公聞見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陳公。鞏昌太守戴公。及公而九。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旣不甚傳。故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言。而重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間。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於梨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尙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茶鑑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谿。由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鄞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心企其門庭。

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間。竊以爲導山有脈。湖河有源。必多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聞其再傳以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戌。明水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予。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予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親也。隱君髫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踈蹶支吾。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就塾。卽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給膏油。讀書無間。然而賓興六薦。濩落不售。明水自傷其以鷓鴣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鬚鵠髮之親。尙未得具三簠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誼。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繾綣彌加。其他睦婣任卹之施。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於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旣爲一氣。終卽當一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竝列。松楸碑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爲苦。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意如此。明水拔萃成均。徘徊不欲赴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爲任其家事。今膺特簡。蒞百里矣。天南地北。徒爲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軟弱。其所恃而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色醲粹。當此六橋旭日。徜徉

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好學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蔗境之甘。天寶佑之。而明水感懷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謀不朽。竝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尙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葢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

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瘵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冒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子。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捏無有。蓋捏造也。

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尙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磻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邯鄲寫經之文。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立石經之類。有不攷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變業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會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閻命甫刑耶。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敍。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間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旣貴寓杭。猶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

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釋騷。浙東雖遠在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鍾氏尙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窺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裘甫。再亂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堵拄之。府君旣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

鄞 全祖望 紹衣

之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慕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揚。按拓跋魏有羊銜之。亦或作揚銜之。蓋出自晉大夫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剏始於府君。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鎮撫荆土。拒守臺城。俱豐功。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分指揮方略。築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祠壇。神燈靈旒。長映革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亦圯。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以胡進思之黨。釗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其兄弟敦睦之盛。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珣。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入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康憲墓在奉化會孝鄉白石里之

原。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設。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唇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構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譌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圃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祔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閒。而中吳之金谷。元璠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栗鍠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栗鍠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

討平之。禽栗鍠於天台。送至京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擡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來。所過釋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龍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尙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難。故卒爲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不早則已。早則東管尙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稜。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眞鯁。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來。靈波之廟尙無恙。而

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澌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己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異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澌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中。吳府君謙。鄧令儲。侯仙舟。貞元間。有任府君侗。大中間。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間。釐正湖界者。有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蘇府君耆。天禧間。增湖塘湖隄清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間。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公大有。康定間。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間。則王荆文公安石。熙寧間。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琬。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異至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尙存。南渡而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異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湖上之祀異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尙有思而報之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

入江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尙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桑田旣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間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埏、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中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宣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尙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檣、程府君覃、胡府君槩、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錫、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副使宇燿，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唐王侯君照，其旣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錢府君公輔、劉府君俶、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瑄、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衛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

寇戰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峭象山之鋸門。夜見雙燈遠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滌陽。其父死遼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嘯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尙未離乎物。於是人得而參之。亦卽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旣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傅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儼然鱗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旣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者也。將軍之誤中於龍。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尙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尙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尙書晚年。以忤權臣。黜愷而死。太夫人尙在堂。汪莊靖之父。大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岡中。尙

存尙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略。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尙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也耶。夫大賢踪跡所至。其山川亦爲生色。蓋其所存者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留。名德如尙書。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詞。殊爲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改以爲尙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澗毛焉。東望爲友恭堂之故址。卽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尙書之同志。湖光明瑟。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蓋桂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思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敗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入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都督亦思留

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留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爲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來。遙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尙兮。

此
页
空
白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祠堂碑

鄞 全祖望 紹衣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閒。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如峩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此語本之黃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

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格。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特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略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輩之根柢。卽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所發。輒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爲學。緩於反己。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怠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爲講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卽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顯。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銖。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敵。最與童公持之講學相睦。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文。予曾見其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樞衣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粟主於

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摺撫其言行之大略。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臯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覲。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閩廣再造。則以爲太傅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磔。能使燭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鼈背上。尙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線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略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

與候濤山對。雙闕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兮。崎嶇謝峽。而礪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瓣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來此閒。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豆籩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瓣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真隱觀於竹洲。卽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既摹九題。則祠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而實以湖上爲壑。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自真隱觀既圯。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足望先宮詹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間。以奉遺塵。蓋祠存而九題之勝可遯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之平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當山澤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攝香菱。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真四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牽連混入。山志載直翁青檣之作。而又訛其名爲史洗。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竹洲真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祠碣而并及之。

聞尙書祠碑

明故吏部尙書聞莊簡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而祀之。其祠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之厲。起於樓異。甚於仇恂。今湖上尙有樓太師豐惠廟。而恂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尙書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尙書並稱。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尙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尙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尙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尙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尙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恂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西成報蜡。尙書之祀。當與白鶴諸公同爲湖上篤祐。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當日嘗爲尙書清神道之荒蕪。予之爲此碑也。固不敢有溢詞。然於尙書之定論。竊自以爲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褒卹前明甲申殉難文臣十有九人。浙中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明旨。各建祠於其里。春秋祀祭。特撥地七十畝贍之。於是。有司卽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爲祠。以時夫人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後奔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

見屬。又惡敢辭。陳氏爲宋元祐黨人文介公裔。衣冠極盛。其最著者。四傳而爲文定公槩。又數傳而爲大儒習菴先生塤。至明而爲漕運侍郎濂。至明亡而公出焉。甬上世家之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顛末。已見於明史。傳中予不復述。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真。旨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之心事者也。三垣筆記言公自川中反命歸里。將赴京。夜夢摳衣於文山祠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人也。邀之同坐。公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爲異事。時國事已不支。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真容。峩冠褻衣。客或問之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歎曰。是叱馭而行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蓋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素定胸中。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吳太常公磊齋亦嘗夢中聞叢山劉公爲誦文山零丁詩句。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何須太卜之占而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滇中草一卷。蓋司理任中所爲也。忠臣固不必以文傳。而滇中之一峰一洞。公品題之殆徧。又何其多情也。今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以聖朝之大典。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枌社所在。豈遽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祠祀。舊肖像於荆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謂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爲別立祠於湖上。而附以公子駕部之枻。嗚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稀也。其再世知吾鄞縣而死國。則世尤稀。然節愍之死。褒崇洊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諱言之者。愚竊以爲不然。夫死忠一也。節愍死於甲申。則以爲忠。而卹之。駕部死於丙戌。寧竟以爲逆。而棄之。說者以爲節愍死於闖賊。而聖朝逐賊。卽加恩於死節諸公。則駕

部之抗命爲過。是又非也。夫所以加恩於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耳。是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後不負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也。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棧。字瞻卿。節愍公次子也。少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咸出入其門。駕部多與之厚。故白下不守。駕部東走來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衰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命。已而見江上事不可爲。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駕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駕部。乃爲之練兵於武義。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配。其後耆老漸喪。始闕其禮。而并知其事者稀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竝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爲何如哉。伏念聖朝之脩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錄。則駕部固應登於節愍附傳。又何害於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於明史。故不紀。但紀駕部事。以補史闕。

尙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尙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若騰。字牧舟。嘗持節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獨座。逾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旅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況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

無虛日。已而有霽竇山賊。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略於陸太守。自嶽而定之。故婺中塗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爲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於蔡觀察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因閒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閣部則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卿則馮公篔簹溪。張公蒼水。陳公逋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擊楫之蹤。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事最久。嘗見林門有閒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生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爲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勿諼也。嗚呼。公膺六蠹之任。蓋在國事既去之後。雖丹心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爲。前此一試於吾鄉者。不足展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際。不可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忘諱沉淪。漸無能言公之大節者。聊因祠記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大兵亦皆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尙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線。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匡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攷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爲尤烈。初。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卽不得渡。故令蕩吳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

王揚聲搗松江。以牽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燬。大兵遂直抵城下。聖朝之得天。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尙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炮。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千人。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爲內應。顧不得間。二十八日。遂絕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炮如蝟。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嗚呼。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春蘭秋鞠。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盾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累陳雄略。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居好史籍。嫻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先公攷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助伐起。孫吳尙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尙。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緩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

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雖七錄有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湘之入魏也，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助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蓋自吾始祖侍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掌國政。至是尙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娶相氏。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其卒也。葬於溪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其時推恩諸眷。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有司高之。乃署其居旁之隈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溪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者也。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攷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許立祖廟於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世之服之窮。五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竭。昭穆雖遠。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

宗祠累修累圮。乾隆戊午，重擇地於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八世，而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暨八宅之別子，皆列於祠。昭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貴而有爵，才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行，或玷其宗者，不豫。嗚呼！導山有脈，導水有源。吾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以亢宗也。則府君之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於宋，水部郎名於陳。唐世頗不甚顯，而中書令府君枋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府君仕於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其長子爲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溪。其弟無子，府君以次子爲之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八傳爲太傅越王份，九傳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爲少師周公純夫，少師節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爲月泉社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覺衰謝。萬曆中，副使府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經著而已。雖然，吾於東浦之宗，以爲將來必有達者。流慶其未艾也。徐公之於穆陵，戚畹，姑所不論，以潛藩之功言之，非徐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相，一執政，其姻宣繪袁詔，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爲鄭氏，次之爲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氏之力。若有意於此，豈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贈者。度宗在東宮，册妃，節使府君主昏，尙以待制守

寧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猶言太驟。節使卽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事已去。豈非循分畏天。克守滿盈者乎。蓋穆陵之得國。以吾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戚畹之所關者。亦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艾。家法整然。消息苑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治祠宇。而請文於予。予乃爲述祖德以勉之。

此
页
空
白

鮪埼亭集外編卷十五

雜碑銘

萬金湖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甬東七十二溪之水。會於橫溪。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瀦之爲湖。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則有所謂南湖。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之東湖。說者以爲前此縣治置於江東。則西之。其後遷於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溉田五百頃。東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二湖者。湖勢東高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闢。其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回八十餘里。有七隄焉。有四牐焉。渴注阡陌。直至定海。崇邱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爲隄牐所限。蓴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間。滋蔓不除。則漸淤。宋慶歷七年。王荆公嘗浚之。治平初。元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隄。其時尙未聞奉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瀦水灌田。則湖流尙有餘也。是後始日以奉泥爲患。淳熙四年。魏王愷以鄞令姚栢之請。大浚之。而不得其道。去奉泥無尺許。復積於山閒之隈。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久。奉泥又瀉注於湖中。堙塞如故。於是。有爲買奉之策。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置田千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陂塘之侵占種植。盡復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

租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尙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以孟冬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妨閱。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璽書褒功。有差。猶懼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三千。令翔鳳鄉長主之。以漁戶五百人分主四隅。人給穀六石。沿湖稽察。隨菱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朝議皆報可。於是立煙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守牧亦時往遊豫焉。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六年。葦復爲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葦之策。不調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葦給錢。各有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淘湖之田所收。率以佐郡家別項支遣。至此方盡於湖用之。鄭清之作詩以美其事。或曰買葦始于程暉。未知所據。葢自程提刑而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政。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媿。雖胡制使生平不爲清議所許。指爲二史之私人。然其盡心於是湖。則固不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葦田入官。于是淘湖之舉稀矣。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以撩田若干入官租者。營田都水司拒之。復清爲湖。清容紀之志中。以爲塞湖之漸。時拘七鄉食利之家。責以去葦。其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太平。謀復置田買葦。然不果。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有勞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葦泥向春不泛。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元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弊如大德。而據爲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閒。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德嘉靖中。衛軍累請以爲屯田。一則郡守寇天敘拒之。再則縣令黃仁山拒之。葢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至嘉靖以後。而又一變。

先是湖民之薙葦也。以爲無用。故多積之山隈。欲連之海。則勞費甚侈。其後知其可以糞田。故爭自薙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於是。有司聞之。遂欲分其利。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私取之。先宮詹自官歸。復清之。二事見先侍郎崇祀鄉校行略。先宮詹墓志。蓋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再世之功爲多。天啓元年。復有投牒有司請收葦稅者。鄞令沈猶龍以爲葦稅出則薙葦者少。而湖日淤。乃大禁之。苟有私徵者。必治於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足。搜山括海以厲民。大將武寧侯王之仁力請塞湖。戶部董守諭以死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旋破。無補於軍賦。而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爲田者日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燝復言之。申明厲禁。嗣是亦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西之巽湖。蓋久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之。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之田而失穫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河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尙私洩諸閘。以取魚。殆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懼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泥以爲隄。固之以石。或自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百丈有餘。若自邵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葦不至復注湖中矣。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爲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保嘉澤。以祐我甬東。誰其尸祝。李陸是宗。亦有三大吏。嗣克奮庸。有元收田。貽厲莫窮。有明黃沈。廓清而疏通。廷爭息壤。先公所同。危而得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衛湖。買田治葑。胡後之人。欲塞湖爲功。三犀未立。雙鷁是恫。遺民惟董陸。惓惓苦衷。吁嗟民牧。尙惜哀鴻。築隄固隔。先喆有遺蹤。重湖可保。圻卜屢豐。莫師樓異。有覩我祠堂。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梅山者，漢梅子真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伐之，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繞之，始大駭，乃以鐵絙鎖于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丈，橫浸堰址，暴流衝激，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誤傷之者，流血殷然不止。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常青。居民呼爲斷水梁，又名梅龍。二梁之餘，飛入定海，橫亘江北，是爲梅墟。予家舊在溪上，去梁不過數里，歲以展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如龍昂首，以擎其堰，輒歎息以爲王長官之神功。高吟嬾堂攻媿二君之詩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鬪，則旣怪矣。近讀黃南山集，則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虬枝屈鐵，蒼蘚剝鱗，花疏葉細，實脆核圓，相傳猶漢種。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卽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有據。然而前人未有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則云：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而至，以爲冥助。然則所謂梅梁，蓋本不知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是乃水經注中詭謬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於傳聞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純公帥廂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沖流而下，純公顧謂衆曰：「苟得是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衆以爲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也。不此之頌，而援怪誕之文以爲故事，志乘之陋甚矣。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已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

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更無一枝片葉存於世間。獨長官之明德所護。歸然無恙。吾鄞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爲甬江之潮汐所困。惟此梁爲砥柱。詎不偉歟。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梓。曰柏。曰栗。曰杉。曰榿。楠。不聞其以梅。嘻。亦異矣哉。乃爲之勒石於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是本真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木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青而味甘。楊文元公私淑高弟趙氏。講學於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陳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嗚呼。是卽闕湖之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旣圯。舊又有寶峰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莫相賞於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甲乙減也。前輩善論水者。以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之好事。亦終不能徧嘗諸水。故濟南之跑突諸泉。衍爲七十二種。以其遠在江北。不得預。而中吳鄧尉山下。緣幕有七寶泉。不爲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則甚矣。遺佚之多也。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爲它山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三泉之壯闊。而色味則無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結習爲之標置。要之是泉當以寶峰先生重耳。予門下董生秉縑遊此。歸爲予述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也。予乃告以顛末。而復爲之銘。其詞曰。

寶峰兀兀。寶泉泠泠。風於峰爽。可挹浴於泉。清可馨。行有尙。維心亨。講堂雖杳。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師先喆。勸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吳濟記略曰：四明郡阻山控海。自高而卑。水納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礮閘。水溢則啓。涸則閉。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而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水無不平矣。余三年積勞於諸礮。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己未。勸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蟻城南。徧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箭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矣。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爲患。潮汐則海水爲患。而其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礮閘之屬。以司啓閉。由孔內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礮閘爲先務。而經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勦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徧度城外水勢。刻箭誌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石爲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之閘。不待塘長輩申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築時亭於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卽見焉。居民因呼四明橋爲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則之旁。皆作社學。碑爲屋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無有以此爲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重治之。直至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爲礮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啓閉者。四明礮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脈。卽斯民之命脈。而礮閘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命

脈漠不相關。無惑乎礮閘日荒。而水利日減。攷四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它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城東大石礮橋下。皆前守陳埜所爲。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必以石之沒水爲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爲準。故丞相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於盡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於城中。不勞遍驗。而足以遙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礮閘。其功偉矣。清容夙有憾於吳氏。蓋以其祖越公爲史氏之私人。丞相會糾之。故志中於其一切善政。略而不及。反謂江水入餘姚三千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潮已沒。舊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於上虞。潮至舊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爲丞相之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爲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清容之謬也。予遊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爲重鐫。而附記其陰。清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其語錄。知愚以爲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之。爲斯言者。真顛倒是非。如病風。而浮圖之妄。亦可知矣。因序水則事而并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溪之上。故搜索溪上文獻最詳。嘗謂鄞之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峯。其在鄞者居多。然莫如溪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溪藍溪稱爲三溪。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溪者。以本色也。句章城址邈矣。溪上之山。其脈甚遠。溯自四明山心之杖錫。迤邐而出。大小皎之幽深。石臼之清奇。天井之間靜響巖之明瑟。或起或伏。穹穹窿窿。其中藥爐茶竈。瓊枝玉木。雞犬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而下。它泉汨汨。一碧如洗。薰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岸。秋老而絳葉滿汀。千篙競

發縮項之鰻。時出丙穴。雖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鄞諸叟之卜築其閒者。亦於此最多。故遊人遷客亦最盛。自唐賀祕書爲開荒詩老。其高尚澤今尙存。宋豐清敏公則蕙江其故居也。陳尙書以忤蔡京歸於密巖。結冥菴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焦山來。築碧溪菴於石臼。爲觴咏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徑密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甲於江東。王季羣之詩。白玉蟾之仙。柴張甫之俠。張甫名匡。見剡源集。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友來溪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別業。亦在溪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閒。安祕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溪上。日賦詩。而王尙書深寧園亭多在城東。其溪上小園。則晚年所爲也。東發黃先生亦別署杖錫山居士。其寓溪上最久。清容謂溪上盛時。碧瓦朱甍。翬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嗚呼盛矣。予家先世文詞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之。其時正及接樓王諸叟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讀之。雖所造深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山川之秀。必賴人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拂抑而不自得。以溪上之山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忽變而爲樵童牧叟。荒野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澌滅殆盡。欲求當日諸老蹤跡。不可得。豈不惜夫子自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閒。思爲溪上田父。以充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宣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荊州刺史爲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其一州人物。今吾溪上之盛。實無忝焉。乃爲文勒石。樹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碑。猶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吾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獨先侍郎尙畱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爲宗器。

嗚呼。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適有詔入直西內草玄。侍郎以爲不可。乃遜詞以母老。願南遷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徙南院。聞侍郎之有此請也。亟祈要人。願得入直。侍郎卽代之。南而文榮從此馴致大位。予攷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青詞進者。但得入直。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左遷也。桂洲以侍西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爲分宜所擠。新鄭屬華亭。求撰文不得。旣登揆席。因修怨焉。薦紳先生。幾莫能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高弟。尙不能辭此席。特稍於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卻桂洲代草青詞之舉。見重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於遠出。而皜然不滓。足與日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略敘其事。而明史失之。嗚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公。不撰佛經序。史家皆以爲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何歉焉。嘗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傳。必從而紀之。後世之人。劣於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好善者稀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爲椒山之黨也。夫不媚天子。其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爲言。忽也。古人所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於君。則記之。有所指畫於君。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俞之名言。要不過齋宮之謬語。依樣葫蘆。其登之魚須手版。適足爲辱。則夫先侍郎之笏。真中流之一壺矣。乃爲之銘曰。

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佞鮫貽刺。不見白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閒。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公。試看遺笏。有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爲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天。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峰。稱洞天。

者。又有三焉。慈溪則大隱也。奉化則黎洲也。姚江則菱湖也。可謂盛矣。然此特以神仙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爲皮陸所不盡者。蓋非屐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爲諸生。嘗入雪竇。穿杖錫。求所謂洞天者。不可得。既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之九題於湖上。累石穿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額以榜焉。卽所稱真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時放翁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於是城中亦有洞天之名。先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峰之門戶也。故以花乳石鑄私印。曰第九洞天。學者稱爲九山先生。侍郎下世。是印歸於先宮詹之手。是真隱遺址。適爲宮詹所得。卽所稱平淡齋者也。於是復題其闕曰洞天行館。蓋遠取忠定之遺。而近卽以接侍郎之志。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海之時。雲擾吾甲。第圖籍蕩爲冷風寒煙。所謂雙韭山房。平淡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予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忽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爛斑。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其於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於九題之地。亦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略焉。談桑梓之舊聞者。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爲之及其大略。以見是片石者。蓋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府之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詎不爲吾家之宗器也歟。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爲是印之匣。而勒以銘。其詞曰。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馮。歷刼歸來。以尋舊盟。寶茲世守。足比連城。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尙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牖民於忠厚之途。方且爲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間。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攷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共其資業。皞皞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枯菀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維繫於其間。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房闈之言。疏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頽風於日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以盈縮爲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爲辭。至於內室無私置之廚竈。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尙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爲上聞。使天子不得褒崇之。

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爲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饑。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鄧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累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爲浦陽。鄭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某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爲書。以示後弗怠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爲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旣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爲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天子旌閭。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爲吾浙東之光。是之謂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可以自襲也。更爲之銘。銘曰。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爲調護之。惟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離不生。誰爲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葛氏尙其善守成。上以邀國寵。下以振家聲。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槩。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州連郡。而後得此數人者。以爲師表。其亦難矣。而吾鄉楊杜五先生者。駢集於百里之間。可不謂極盛歟。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摳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執中。賈昌朝。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尙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緼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五先生之著述。不傳於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蕖月蘋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史冀公簡。爲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舊志之謬也。越公爲西湖先生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公同門。嬰兒樂育。以姓爲

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陳懋·俞緯·其歷官之事略同。四明七觀·載俞而遺陳·蓋漏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濬也。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濬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嗟乎·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綿綿·凡周之士·奕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樓如黃·如豐如陳·如袁如汪·其出而搢拄吾鄉者·必此數家·高曾之規矩·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十世而未艾也。五先生之講堂·皆已不存·卽鄞江桃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爲剔卜地於湖上·而合署之·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私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童持之·趙庇民·皆在太學侍楊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避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唐·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函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

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生之高弟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有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簽判爲後進師。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風裁甚峻。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爲大儒。嗚呼。先生不應弓車之辟。投閒海澨。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啓爭端。斯真所謂有道君子。皜皜乎其不可尙矣。然攷朱子所紀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不存其姓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寓賢中有是人也。豈識椎輪爲大輅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嶒岷以秀。其水清越以長。固應爲高人所託足。自予得先生講堂。重爲修治。而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天目之。而又東爲同谷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積所疑如千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峰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梓守明州。求婚於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峰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卽

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爲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尙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爲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以之爲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爲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觀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爲菴。佛火經幢。比邱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於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疏寮之詩筆。竹墅之圖畫。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尙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爲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季莊。庶幾諸生得爲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鄴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听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餌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

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絢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九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峩。宸奎之焜耀。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己者。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魯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於宋。文參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於元。王尙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於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爲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尙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圯。予旣遍舉先賢故蹟。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深思而得之。兢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於功利。沈鋼於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省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

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少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竝爲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荊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蓋始於慶歷中正議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爲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鑿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旣成。卽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沈端憲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楊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實與袁正獻公鼎立。四先生之門牆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中有自署慈湖肄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尙羣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於鄞。以復當年肄業之盛。且以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顧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開講也。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齊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

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嗟乎。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苑之譏。則於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教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爲之失色。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流風餘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南。碧沚在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竝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白、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尙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樊、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

朱學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甬句學者。鼎撐角立。雨戴笠。宵續燈。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帶之草。異苔同岑。其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其麓有寶幢河。左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道之絕勝也。習菴世居於此。而深寧先壟在焉。故其卒也。卽葬於此。東發亦嘗避地其間。踰二百年。而爲先侍郎之賜塋。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草堂。三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無恙。先公嘗於其中。剪紙爲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因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爲學舍。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爲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佔畢。啣唔者。不復知有高曾之規矩矣。空山野火。瓣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往之。予讀清容居士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諸址已無可攷。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爲三歎。而東發寓亭之圯久矣。春木之菴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寶章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尙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香火可爲遠矣。乾隆改元。其子姓謀重新書院。而先問記於予。石坡講學之語。皆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

三省其言朴質無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任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慙其父。其所請絕虜。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稱者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蓋其道之尊如此。桂氏子孫勉之哉。慈湖之一線。寄於是堂。其勿替此家風也。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桂氏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杏壇。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尙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湑。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爲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著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

聚處於講堂最多。故竝祀之。嗚呼。嗚鶴鄉。固虞氏之居也。都尉吞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閒穹天之論。皆出於此。而唐以後。爲魚鹽斥鹵之區。風流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杜洲一門。實爲首倡。而躬行君子。駢集其閒。其後東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旣輟。山長之命。中葉以後。始漸廢。今諸童衰甚。吾友鄭性。謀復興之。而問記於予。是固墜緒之所當亟舉者也。雖然。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攷之。則東發蓋嘗預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於頰舌者。其無當於學也明矣。爰并附記之於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於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竝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竝以文章名。全軒亦熟於典故。原夫書院之立。將使學者從事於其本。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師。當更自葺芷而

上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曹恭先者。昌國人也。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莅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詞。亦超出流輩。蓋都曹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而同里有許布衣止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累徵不赴。然則昌國之先師。其當推二公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二公之得統於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之。有德有言。且將升聖人之堂。寧僅爲海外之倡而已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爲岱山。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光。被遍於海隅。日出莫不興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曹名愿。布衣名孚。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渠。皆爲楊袁之學者。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乃卽甬東書院故址。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徒。如蔣敬之。樂仲本。鄭以道輩。亦附焉。吾讀清容所作靜清墓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於儒苑。窳窳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

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於鄭相國安晚。以祀其師迂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其後爲栖心寺僧。并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爲記。鄭氏之衰。鞠爲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予謂迂齋亦東萊之門人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聖之像。明時已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於後堂仍祀迂齋。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溪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窰。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樛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鈔舊槧。藏於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定海諸公。皆以爲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南山。望江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闌。山林客夢安。是也。然其爲定海重不在此。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

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先生之祀於慈。在杜洲六先生書院中。其祀於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中。澤山之祀。乃其專席。故詳其學之有功於聖門者。先生之子皆醇儒。當附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棄也。

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裘大梅諸山臨之。四明南七十峰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蓋以此也。其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崇邱。亦曰南山。故鄞人以橫溪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並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葢果齋東發而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

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是爲弗畔。錮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蓋有甫越信宿而別多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朱而不盡合於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反以爲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傳。子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略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儒林之典型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蓋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侍郎。聞其父累疏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於京。不及開講其中。而吾鄉學人。向嘗受業於公者。仍聚業於此。故其齋舍弗替。及明季而圯。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甬上學派。首推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卽與僉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之長。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聲依響。以爲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則於草廬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眩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鋼人已深。聞公之說。少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誅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紛。阨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眞兮。遺言奧旨。不尙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剗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子受。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

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弗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爲公門下。其詞如此。蓋亦非能深知公者。若泰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三百餘年。卽公之家。求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尙書大學中庸十數卷。慨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歎公之緒言世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博。竟不爲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於公亦闕。良可惜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清德垂里社。子弟稟承家學。俱爲名臣。不待予之多言。獨記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同。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卽向增城。其中岸然不阿者。泰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文敏公。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爲鄞產。尤姚江聲氣之所急。嘗苦口折難。而卒不肯少變其說。故當時鄞人。自黃侍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於姚江者。則文定實持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不可謂非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於狂禪而不返。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夫陽明之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其所謂誠意者。安在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真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之救弊。卽其門人所以啓弊者也。文定以爲學必先知。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原未嘗相離。而特不可謂行先於知。此其說最平。蓋陽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沈沈者。不可尙也。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

號爲鄒魯。予修舉諸先師故址。始於大隱石臺。訖於槎湖。說者以爲臯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師之濯濯也。吾鄉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不可謂函丈之中無權也。槎湖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而人物亦驟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衰所錮。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預於實用者。弗之思耳。槎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鄆之西。其去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叢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有之。蓋黎洲先生。以叢山之徒。申其師說。其在吾鄉。從游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尙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嶺異端之夾雜。故叢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叢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固陋之胸。自夸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巋然。翹

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歉焉。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光明俊偉之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知從事於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勳。先生之孫培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略以歸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10B

